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一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敬禮無邊際　去來現在佛　等空不動智
救世大悲尊

昔婆伽婆於無量劫為衆生故求寂勝道成就種種難行苦行捨所愛身頭目髓腦國城妻子宮殿臣妾投巖赴火斬截身體或時有為一四句偈剥皮為紙折骨為筆以血為墨書寫供養諮學明師稟受諸佛悲傷群生勞謙累德修万善行發洪誓願如五百本生緣中廣說本學具足垂成正覺菩提樹下跏趺而坐第六天魔深生愁毒念其道成必當勝我即率官屬十八万億詣樹王下謂菩薩曰汝今宜可速起還宮若不尒者當持汝足擲大海外尒時菩薩如師子王心無驚畏告言波旬汝曾供養一辟支佛受八戒齋由斯福故得為天王然我已於阿僧祇劫具足成就難行苦行大地未有如針鋒許非吾昔日修苦行處假使魔衆如恒河沙不能傾動我之一毛亡何汝今欲以吾身擲大海外魔復言曰我於往昔施辟支佛得為天主斯事可明今汝所說以何為證於是菩薩申手指地曰此神知我尒時地神從金剛際踊身而出合掌白言誠如尊教有此地来我為其神此地无有如針鋒許非是菩薩本行之處魔聞斯言顛倒而墮破魔軍已成寂正覺三達獨照六通无閡具足大悲辯才无盡所可宣說人皆信受暢微妙法拯濟群生辟如金剛所擬摧壞如来教門亦復如是能滅衆生煩惱諸結遍遊國土聚落城邑以清淨法拔衆毒刺降伏外學立寂勝幢開悪趣門開涅槃道化緣將畢垂當滅度告大弟子摩訶迦葉汝今當知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為衆生故勤修苦行一心專求无上勝法如我昔願今已滿足迦葉當知辟如密雲充遍世界降注甘雨生長萌芽无上法雨亦復如是能令衆生增善根子所以諸佛常加守護恭敬讚歎礼拜供養如我今者將般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无令断絶迦葉白言善哉受教我

當如是奉持正法使未来世等蒙饒益唯願世尊不以為慮是故如来滅度之後摩訶迦葉次宣正教集佛法藏化諸衆生其所度脫永不退轉彼大迦葉智慧測廣名稱普聞功德具足今當隨順說其行願過去久遠毗婆尸佛化衆生已入般涅槃四部弟子咸生悲戀收取舍利起七寶塔表剎在嚴殊特妙好時彼塔中有如来像面上金色少處缺壞時有貧女遊行乞匄得一金珠内懷歡喜意欲為薄補像面上迦葉尒時為鍛金師女即持往倩令修造是時金師聞其為福歡喜治之瑩飾既訖用補像面因共願曰願我二人常為夫妻身真金色恒受勝樂以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人天中快樂无極寂後託生第七梵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陁於過去世久修勝業高才博達智慧深遠多饒財寶巨富无量金銀琉璃珂貝辟玉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摩竭王千倍為勝時瓶沙王金犂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招諸

罪咎乃少其一唯有九百九十九具其家有氎寀下之者直百千兩金以釘釘之入地七尺氎不穿破如本不異以福德力財富如是雖饒財寶无有子息自念老朽死時將至庫藏諸物无所委付於其舍側有樹林神彼婆羅門為求子故即往祈請經歷年歲了无徵應時俱律陁大生瞋忿語樹神曰我事汝来已經年歲都不見為垂一福應今當七日至心事汝若復无驗必相燒剪樹神聞已甚懷愁怖向四天王具陳斯事於是四王往白帝釋帝釋觀察閻浮提内无福德人堪為彼子即詣梵王廣宣上事尒時梵王以天眼觀見有梵天臨當命終即告之曰汝若降神宜當生彼閻浮提界婆羅門家梵天對曰婆羅門法多惡邪見我今不能為其子也梵王復言彼婆羅門有大威德閻浮提人莫堪往生汝必生彼吾相擁護終不令汝入邪見也梵天曰諾敬承聖教於是帝釋即向樹神說如斯事樹神歡喜尋詣其家語婆羅門汝今勿

復起恨於我却後七日當滿卿願至七日已婦覺有娠足滿十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一由旬相師占曰此兒宿福有大威德志力清遠不貪世務必當出家得無著果年雖童稚志念清淨行慈愍施少欲知足恒觀世樂无常危脆未曾暫生愛樂之想尒時父母見其如是甚懷愁惱而相謂言是兒生時相師占曰必當出家今設何方斷絶其意覆自思惟世可躭著唯有美色當為選擇端正良疋用斷其意至年十五欲為娉妻迦葉聞之深生愁惱白父母言我志清淨不須妻也如是至三父母不聽於是迦葉知事難免便設權謀白父母言能為我得金色女人姿容超世然後乃當開意納之若不得者終不娶也尒時父母敬念彼故不違其語即時迎召諸婆羅門遣行國界若有女人身真金色端嚴殊妙為我娉之諸婆羅門便共為謀鑄金為人顏貌奇特衆共擎之遊諸聚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見此金神礼

拜供養未来必得微妙智慧身真金色諸女聞已皆出礼敬時有一女顏容瓌瑋體紫金色禀性柔和智慧深遠即是往日金珠女也以昔勝縁有此妙身立志堅固獨不出外諸女咸問不出之意荅言諸姊我意閑寂不悕餘願故不出耳時諸女人强將此女往觀金神此女光明形貌姿麗暎蔽金神悉不復現諸婆羅門即為娉之遂相然可計期成婚彼女聞之亦甚愁惱志不自從即便行嫁二人相對志各疑潔雖為夫妻了无欲意共立要曰我等今者宜各異房不相燒近尒時父母知是事已即便勑人去除一室令共同處空其室内唯置一床於是迦葉更共妻要令此室中唯有一床我等二人理无同寢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睡卧我當經行後於中夜迦葉次行妻時眠睡手垂床前外有毒虵從户而入欲螫其妻迦葉慈愍即便徐前以衣裹手舉置床上妻便驚寤而責之曰今汝丈夫无志乃尒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

何緣竊舉吾手迦葉荅言我无欲情而近汝也虵從外入規欲相螫恐為傷害舉汝手耳毒虵猶在即便示之妻意乃悟於是夫妻深厭諸有不生甘樂如人淨洗不憙塵垢詣父母所求欲出家既蒙聽許便作沙門清淨守素无為無欲在於空閑懃修苦行於是迦葉作是揞言世界所有成羅漢者我悉歸依作是語已出家威儀所有諸戒皆悉具足逮至如来成一切智於王舍城頌宣妙法尒時迦葉披糞掃衣来詣佛所稽首礼敬合掌而立白佛言世尊我今歸依无上清凉願哀納受聽在末次世尊歎曰善来迦葉即分半座命令就坐迦葉白佛我是如来末行弟子願命分座不敢順旨是時衆會咸生疑曰此老沙門有何異德乃令天尊分座命之此人殊勝唯佛知耳於是如来知衆心念欲決所疑即宣迦葉大行測廣世尊又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以自莊嚴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於往昔過去久遠時有聖王

号文陁竭高才超世智慧无倫時天帝釋欽歎其德遣七寶車造闕迎王時乘天車飛空而往天帝出迎與共同坐相娛樂已送王還宮佛告比丘尒時天帝今迦葉是文陁竭王則吾身是迦葉往昔以生死座命吾同坐故吾今日成无上道以正法座報其本勲尒時世尊即為迦葉如應說法示教利喜辭如鮮淨白氎易受染色即於座上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高才勇猛儀相安詳常與如来對坐說法時諸天人謂世尊師於是迦葉即辞如来往耆闍崛山賓鉢羅窟其山多有流泉浴池樹林蓊欝花果茂盛百獸遊集吉鳥翔鳴金銀琉璃羅布其地迦葉在斯經行禪思宣暢妙法度諸衆生至後世尊垂入涅槃放勝光明大地震動便作是念將非如来欲入涅槃現斯相耶即入三昧以天眼觀見於世尊熙連河側全身捨壽作是觀已慘然不悅如来涅槃何期駛哉世間眼滅不善增長即與眷屬前後圍遶向拘尸那城礼覲世

尊於其前路見一梵志右手執持曼陁羅花迦葉問言汝從何来識吾師不荅曰識之入般涅槃已經七日一切人天大設供養吾從彼間得斯花来時諸比丘聞是語已皆大悲惱舉身投地號哭哽咽淚下如雨咸作是言咄哉无常有大勢力能壞如是功德寶聚枯竭法海摧倒法幢世間闇冥永失大明一切衆生無所宗仰增長惡道減損天人奇哉无常深可猒患辭如電光理无久停無常迅駛亦難可保能壞盛年色力壽命殊滅一切世間歡愛愚人保之智者不也於是迦葉與諸比丘即便前行至雙樹間繞棺三匝稽首作礼而說偈言

超哉三界乘　永度生死流　寂然无相願
微妙難思議　佛日甚明淨　能除愚癡闇
積劫修苦行　揞度諸苦人　去何於今者
棄捨大慈悲　全身處金棺　寂然安不動
唯願天人尊　顯現金色身　普令一切衆
興起无量願

尒時世尊於金棺內千張氎中出金色足光明照耀猶如盛日棺氎无虧

而足顯現一切大衆見是事已倍更
悲惱號哭哽塞尒時迦葉偏袒右肩
接足作礼重說偈言
如來足踝滿千輻相輪現指纖長柔軟
合縵網成就 大悲濟群生 斷世衆疑結
是故我今日 頂礼最勝足 我證四真諦
說佛功德聚 已讚歎恭敬 宜還毀足入
尒時迦葉令諸力士更以天氎用纏
佛身香油灌上而閉棺蓋積栴檀薪
闍維如来阿難見火悲泣哽咽號哭
懊惱而說偈言
悕哉無常 甚可憂畏 能滅如是
功德寶聚 世尊此身 清淨无垢
今在金棺 以千氎纏 香油流灌
然栴檀薪 微妙勝身 為何所在
尒時迦葉以乳滅火說偈讚曰
千氎纏身 火耶旬之 佛神力故
内一衣在 外亦不燒 唯中都盡
此勝神力 不可思議
摩訶迦葉說是偈已告諸比丘佛已
耶旬世尊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國
王長者大臣居士求最勝福自當供
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无令法炬速

疾磨滅為未来世當作照明紹隆三
寶使不斷絶尒時迦葉與諸比丘至
王舍城賓鉢羅窟阿闍世王得无根
信及至如来滅度之後群臣相與咸
共議曰大王信心猶如巨海超諸人
天世界之上若聞世尊入涅槃者沸
血必當從面流出身體分散命不云
遠當設何方令免斯難時有一臣名
日雨舍智慧淵廣善於方便造一銅
池縱廣數仞以淨香油盈注其内令
阿闍世王坐斯池中而復更以鮮淨
白氎圖畫如来本行之像所謂菩薩
從兜率天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
白淨母日摩耶處胎滿足十月而生
生未至地帝釋奉接難陀龍王及跋
難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
執持寶蓋隨後侍立地神化華以承
其足四方各行滿足七步至於天廟
令諸天像悉起奉迎阿私陀仙抱持
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傷當殁
不覩佛興詣師學書技藝畜讖處
在深宮六万婇女娛樂受樂出城遊
觀至迦毗羅園道見老人及以沙門

還詣宮中見諸婇女形體狀貌猶如
枯骨所有宮殿塚墓无異厭惡出家
夜半踰城至鬱陀伽阿羅邏等大仙
人所聞說識處及非有想非无想定
既聞是已深諦觀察知非常苦不淨
无我捨至樹下六年苦行便知是苦
不能得道尒時復到阿利跋提河中
洗浴
尒時有二牧牛女人欲祀神故以千
頭牛攝取其乳飲五百頭如是展轉
乃至一牛即取其乳煮用作糜涌高
九尺不棄一滴有婆羅門問言姉妹
汝煮此糜欲上何人女即荅曰持祀
樹神婆羅門言何有神祇能受斯食
唯有食者成一切智乃能受汝若斯
之供於是女人便奉菩薩即為納受
而用食之然後方詣菩提樹下破魔
波旬成最正覺於波羅柰為五比丘
初轉法輪乃至詣於拘尸那城力士
生地入般涅槃如是等像皆悉圖畫
王問群臣汝作何等荅言大王我畫
如来功德之像次至世尊滅度形變
王便驚愕舉身毛竪深生悲戀思慕

如来此池中油五分之一忽然流注入王身中譬如燋壋投之大池水自滲入彼亦如是由斯因緣命得全濟阿闍世王信敬隆篤感戀如来其事若此聞迦葉往甚大歡喜嚴治道路燒香散華自乘白象出迎迦葉王昔見佛自投象下恭敬礼拜見迦葉時亦復如是摩訶迦葉神力接之令无傷害即告王曰佛力殊勝不同聲聞聲聞入定乃有神足自後見我勿投象也王言敬諾即白迦葉世尊涅槃我竟不見尊若滅度願必垂告迦葉曰善因告王言如来世尊智慧深遠能滅衆生三毒熾火能枯十二因緣大樹諸天世人皆蒙饒益今入涅槃世間眼滅生老病死憂悲衰惱如是等苦轉更熾盛我欲為彼而作慧明共諸比丘集佛法藏王於今者宜辦供具王言善哉願諸聖士恒受我供於是迦葉告阿那律諸羅漢中誰不来者阿那律言憍梵波提在尸利沙宮猶未来此尒時迦葉告梨婆提汝可往彼尸利沙宮語憍梵波提大迦葉

等今有僧事要須相見時梨婆提飛空而往具陳上事尒時尊者問梨婆提世尊何在而去迦葉梨婆提言佛入涅槃法橋已壞法山已崩法燈已滅黑闇時至憍梵波提歎曰苦哉世間空虛魔王波旬今當喜矣凡愚衆生无明所蔽流轉生死没在魔網十力世尊挽而出之今入涅槃永无救護哀哉衆生深可悲愍告梨婆提汝可為我頂礼迦葉及餘聖衆如我辞曰憍梵波提白大迦葉世尊若在我當往彼礼拜供養今入涅槃世間空虛觀閻浮提无一可樂如大龍王既捨身已龍子必隨我亦如是今欲涅槃作是語已即便滅度如是諸人聞佛滅度悉入涅槃迦葉唱言未集法藏勿涅槃也時諸比丘問大迦葉先集何法迦葉荅言先修多羅又問使誰集修多羅尒時迦葉即說偈言聞揔持有大智慧常隨如来梵行清淨最後法中利安衆僧知見具足佛所讚歎宜可使彼集修多羅尒時迦葉即告阿難汝於今者可演法眼阿

難曰諾觀察衆心而說偈言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无月
說是偈已礼衆僧足即昇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榛鹿野苑中古仙住處為五比丘初轉法輪謂苦聖諦如是廣說說是語已五百羅漢飛昇虛空高聲唱言奇哉無常甚大迅速如河駛流逝而不返我等昔者目覩世尊今乃言聞皆各悲泣而說偈言
咄哉諸有苦　迴動如水月　不堅如芭蕉
亦如幻影響　如来大雄猛　功德超三界
猶為无常風　漂流而不住
五百羅漢說是偈已還復本座尒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耶皆曰不異世尊所說於是迦葉命優波離集比尼藏迦葉自集阿毗曇藏集法藏已摩訶迦葉即說偈言
以此尊法輪　濟諸群生類　十力尊所說
皆當懃修行　此法是明燈　能破諸黑闇
諸賢宜受持　慎勿生放逸
尒時迦葉入頻智三昧觀所集法无

闕少耶思惟已訖知皆具足便作是念如来大師我善知識利安饒益如母愛子我今以法益同梵行示未来世作大悲想欲使大法流布不絶始於今者報如来恩我年朽邁身為老壞臭爛之體甚可猒恶无常危敗不可依恃恒為諸苦之所惱害誰有智者當樂此身我今宜可入般涅槃復更思惟我今當住大慈大悲佛婆伽婆真善知識无量淨善功德所熏微妙舍利所在之處皆往礼拜恭敬供養即飛虛空至四塔前礼拜供養復詣八塔至心恭敬辭如鴈王飛到大海娑伽羅宮礼敬佛牙如大壯士屈申辟頃至忉利天釋提桓因與諸天衆出迎迦葉礼敬供養摩訶迦葉告帝釋曰我欲涅槃礼如来髮故来至此釋提桓因聞是語已心懷惆悵悲泣懊惱自取佛髮敬授迦葉迦葉受已至心礼敬牛頭栴檀以用供養供養已訖語諸天子五欲无常不可久保如花上露見陽則晞唯有善法深可願樂當觀苦空慎莫放逸作是語

已從彼天没還王舍城阿難隨逐未曾捨離恐入涅槃或不覩見後於少時摩訶迦葉告阿難曰汝獨入城我亦當往尒時迦葉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作是念言阿闍世王本與我要若涅槃時必来見我我今當往告之可乎到王門下語守門人為我白王摩訶迦葉今在門外欲得相見守門人言王今睡眠若覺之者恐貽罪累迦葉語言王若覺者好為我語摩訶迦葉欲入涅槃来與王别不見而去於是迦葉至雞足山於草敷上跏趺而坐作是願言令我此身著佛所與糞掃之衣自持已鉢乃至弥勒令不朽壞使彼弟子皆見我身而生猒恶復作是念阿闍世王若不見我沸血必當從面而出命不全濟若使彼王與阿難来山當為開令其得入若還去者復當還合便捨命行唯留少壽應時大地六種震動釋提桓因與諸天子以曼陁羅花天諸末香供養舍利生大悲惱而作是言如来滅度感戀未息迦葉涅槃增我悲惱賓鉢羅窟

即便空曠巷里窮酸苦厄羸劣貧露孤寒彼恒矜愍今捨之去誰當覆護如十五日天无雲翳月及衆星處空顯現如来聖衆亦復如是住在世間猶如星月死无常雲如何卒起一旦隱蔽家勝福田諸天如是極生悲感哀摧號哭啼泣懊惱共相裁抑歸還天上阿闍世王於睡卧中夢屋梁折尋便驚覺心生惶怖門人白王摩訶迦葉欲入涅槃来與王别正值眠息令我致意即便迴還王聞是事悶絶躃地冷水灑面方得醒悟舉聲大哭涕泣盈目我何薄祐垢障深厚諸聖涅槃不一覩見即詣竹園礼阿難足問言迦葉滅度未耶阿難荅言已涅槃矣今在何處我欲供養於是阿難共阿闍世王向雞足山王既到已山自開闢迦葉在中全身不散曼陁羅花以覆其上王見是已發聲號哭舉身投地積諸香木欲闍毗之阿難問言欲作何等荅欲耶旬阿難言曰摩訶迦葉以定住身待於弥勒不可得燒弥勒出時當將徒衆九十六億至

此山上見於迦葉時彌勒衆皆作是念釋迦如来弟子身形卑陋若此彼佛亦當與斯元異於是迦葉踊身虛空作十八變變為大形充滿世界時彌勒佛即就迦葉取僧伽梨是時大衆見其神力除憍慢心成阿羅漢王供養已還歸本國時雞足山還合如初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三一頁上一行經名，諸本（不含石，下同）作「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一」。以下各卷卷首經名例同。

一　五三一頁上二行譯者，資、磧、普、南作「後魏世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徑、清作「後魏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卷二、卷四同。

一　五三一頁上九行「折骨」，磧、南作「枾骨」；清作「析骨」。

一　五三一頁上一二行「本生緣」，諸本作「本生經」。

一　五三一頁中二行「天主」，諸本作「天王」。

一　五三一頁中三行第一四字「神」，諸本無。

一　五三一頁中二一行第四字「常」，磧、南、徑、清作「當」。

一　五三二頁中一二行「其意」，諸本作「其情」。

一　五三二頁中一九行「迎台」，諸本作「延召」。

一　五三二頁中二二行第一〇字「譽」，諸本作「舉」。

一　五三二頁下三行「瓌瑋」，諸本作「瓌偉」。

一　五三二頁下八行「姿麗」，磧、普、南、徑、清作「姿容」。

一　五三二頁下一六行第七字「更」，資作「便」。

一　五三二頁下一八行「睡卧」，諸本作「睡眠」。

一　五三二頁下一九行「眠睡」，普、南、徑、清作「睡眠」。

一　五三二頁下二二行第六字「寤」，磧、普、南、徑、清作「寢」。

一　五三三頁上二行第九字「覒」，資作「視」。

一　五三三頁上四行末字「甘」，南作「喜」。

一　五三三頁上六行「清淨」，諸本作

「清真」。

一　五三三頁上一八行第六字「令」，磧、南、徑、清作「今」。

一　五三三頁中八行第二字「勲」，諸本作「恩」。

一　五三三頁中二二行第三字「期」，諸本作「斯」。

一　五三三頁中末行「拘尸那城」，諸本作「拘尸城」。

一　五三三頁下九行第四字「大」，資作「夫」。

一　五三四頁上五行第二字「縵」，資作「鞔」。

一　五三四頁上八行「天氎」，資作「天」；普作「大氎」；南、徑、清作「千氎」。

一　五三四頁中末行「迦毗羅園」，南、清作「毗迦羅園」。

一　五三四頁下九行「牧牛」，諸本作「放牛」。

一　五三四頁下一四行末字「食」，資作「之」。

一　五三四頁下二二行「滅度」，諸本作「滅後」。

一　五三五頁中八行第四字「挽」，諸本作「勉」。

一　五三五頁中二二行首字「所」，諸本作「常」。

一　五三五頁下一〇行「目覩」，磧、普、南、徑、清作「自覩」。

一　五三六頁上九行首字「更」，磧、普、南、徑、清作「便」。又第七字「住」，諸本作「往」。

一　五三六頁上二二行第九字「晞」，資作「稀」。

一　五三六頁下二一行第六字「答」，諸本作「答曰」。

一　五三七頁上末行卷末經名，資作「付法藏因緣卷第一」，磧、普、南、徑、清作「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一」。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二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飛

摩訶迦葉垂涅槃時以寂勝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長老當知昔婆伽婆以法付我我年老朽將欲涅槃世間勝眼今欲相付汝可精懃守護斯法阿難白諾唯然受教於是阿難演暢妙法化諸衆生然其宿世有大功德智慧淵廣多聞博達佛所咨嗟揔持第一悉能聽受諸佛法藏如大海百川斯納名稱高遠衆所知識如是功德不可窮盡我當隨順說其因緣乃往古世阿僧祇劫定光如來時為沙門畜一沙弥常令讀誦日夜誡勅无有休廢若經少闕即便呵責時此沙弥為師乞食若少稽留經不充限極為其師之所罵辱於是沙弥甚為愁惱為師乞食且誦且行時有長者恠而問之沙弥荅曰吾師嚴峻令我誦習乞食稽留則不充限以是事故每行讀誦長者荅言勿生憂惱從今以後常相供給宜當精勤誦習經典

時此沙弥不復行乞專心讀誦從此以後經常充足尒時沙弥即世尊是施食長者阿難是也以斯福緣阿難比丘智慧深妙揔持强識多聞弘廣不可稱記至婆伽婆成无上道宣暢妙法化諸衆生於是阿難即自思惟世間牢獄不可愛樂五欲如幻无有堅實甚可畏惡過於毒虵盛年勇壯顔容姿美悉為老病之所殘害无常迅駛如暴河流吞滅一切恩愛集會古昔諸王威德自在為无常風之所吹壞憂悲衰惱衆苦相續愛羅刹女常欺衆生我當去何得免斯難復作是念如來世尊神智超世本從釋氏出家學道我今應當往為弟子即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來便成沙門尒時如來即為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要取善意即開解成須陁洹佛於後時心念侍者時憍陳如即往佛所求為給侍佛言憍陳如汝年老邁須人瞻視云何為我而作給侍如是五百大弟子咸至佛所求為侍者皆不聽許礼佛而退

時目揵連以他心智觀如來心在阿難所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與諸比丘告阿難日佛須仁者以為給侍宜可速往礼覲勝覺阿難白言如來威德猶如大龍今我微弱不敢奉命諸比丘言阿難當知世尊專心唯在仁者當速奉覲不宜久停阿難敬諾即求三願如來故衣願勿與我所有遺食願賜餘人進現時節隨我裁量三願若遂乃當受教時諸比丘往世尊所稽首作礼具陳上事如來歎曰善哉阿難有大智慧善知時宜不但今日久遠亦然汝等善聽吾當宣說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王治世住婆翅城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名俱樓陁聰明博達天才超世國人居士皆悉宗敬多饒財寶百千万億无子紹繼每懷憂惱請祈諸天經十二年取大夫人便覺有娠日月已滿生一男兒身紫金色顔貌端正相師占曰福德此子即為立字号曰大施年漸長大求父出遊父即勅令嚴治道路燒香散花作衆伎樂大施於是出外遊觀即於前

路見有乞人著蔽壞衣卑言求哀大施問曰何故若此乞人荅言我本孤貧病苦所逼身命既切是故行乞大施聞之慘然歎曰群生之類一何可愍愚癡蔽心沉没五欲為老病死之所惱害方於其中坦然快樂不修善業受斯惡果怪哉大嶮甚可怖畏小復前行見有屠獵羅網飛鳥耕墾漁捕多所傷害大施問言何故若此諸人荅曰我祖父来素為斯業仰此濟命兼供王役一旦捨之便當貧乏大施聞之益增傷感便自思惟興大悲意哀哉衆生愚无慧目久積罪業昏窮羸劣處大黑闇甚可怖畏令復更造如斯惡業煞害衆生斷他愛命惡業增長不善滋息輪迴五道何由得出我今宜當方便救護生死惱熱為作清凉作是念已即入大海詣龍王宮求如意珠見一金城光明赫奕毒虵圍繞不可得近即入慈定履上而過龍王出迎礼拜恭敬相慰問已俱共入宮問言仁者何故至此大施荅曰閻浮提人為貧窮故極多傷害命

終必當生三惡道我愍彼故歷嶮来此求如意珠欲免其苦願見遺給利益衆生龍王曰善不違来教願少留停為我說法大施許之住經四月演暢諸法名字本末次第隨順解其句味龍王至心聽受思惟問許起居甚得時宜進現時節而自裁量過四月已大施辭退龍解髻珠而用與之因發誓曰大士慈悲甚極弘廣必當得成自然正覺願我得為多聞弟子於是大施以如意珠雨衆七寶閻浮提人皆悉安樂修行十善命終生天比丘當知尒時大施即吾身是彼時龍王阿難是也在龍王中尚知時宜況於今者而不通達於是阿難給侍如来善能隨順聞持法藏初无漏失逮及世尊於雙樹林垂般涅槃問憍陳如阿難所在荅言今在娑羅林外為諸魔衆之所嬈乱深入邪網甚大苦惱除佛如来无能救護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此大衆中有諸菩薩於无量劫發菩提心久修願行得不退轉如是等比善能受持諸佛法藏何緣

願問阿難所在佛告文殊阿難比丘事我来久初無過咎具足成就不可思議所聞之法善能受持譬如瀉水置之異器為諸衆生所共瞻仰是故我問阿難所在今去此會十二由旬為諸魔衆之所惱乱汝持我呪往彼解之文殊師利即至魔所說陁羅尼魔聞是已即放阿難與文殊俱来至佛所稽首礼敬却坐一面尒時世尊於中後夜入般涅槃一切天人大設供養氍氎覆其事都訖摩訶迦葉與諸羅漢於王舍城欲集世眼阿難尒時猶在學地以漏未盡不豫聖衆時有比丘名婆閻弗即以偈頌而覺悟之

勝哉多聞士　安靜林樹間　當觀一切法
虛偽不堅牢　生死多過患　涅槃寂清凉
瞿曇子宜應　勤修无漏行　如是當不久
必受第一樂

阿難聞已立夜經行雖加勤苦不得羅漢身心疲懈便欲眠息頭未至枕得无著果三明无导六通清徹即便飛往賓鉢羅窟在門外立而說偈言

多聞辯才　給侍正覺　瞿曇阿難
今在門外
尒時迦葉說偈荅曰
汝若盡衆苦　棄捨煩惱擔　宜應現神力
令衆咸證知
於是阿難即以神通從石壁入礼衆
僧足隨次而坐受迦葉命演集勝眼
乃至迦葉入涅槃時共阿闍世王至
雞足山燒香散華讚歎供養王言仁
者如来迦葉入般涅槃自我多殃恙
不覩見尊若滅度唯願垂告阿難曰
善敬承来教於是遊行宣暢妙法化
諸衆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
中聞有比丘誦法句偈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
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返聖教
自生妄想无有慧明常處癡闇永當
流轉生死大海為老病死之所惱逼
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
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
二不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為

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當
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尒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
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
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
後時聞彼比丘在竹林下猶誦前偈
即問其意荅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
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
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
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
便作是言異哉无常甚大雄猛散壞
如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皆悉空曠
常處黑闇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
增長誹謗如来斷絕正教永當沉沒
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无
量劫受諸苦惱哀哉世間深可矜愍
今此比丘我躬為說返納邪言不受
吾教我當向誰說如斯事世間衆苦
不可願樂此身不堅腐敗危脆猶如
聚沫須臾變滅端政容貌甚可愛著
衰老既至將安所在覆以薄皮謂為

嚴飾膿血內流惡露不淨有為无常
甚大迅速一視息頃四百生滅譬如
虛空震雷起雲暴風卒起尋便散滅
五欲不堅亦復如是共相恩愛安隱
快樂无常既至誰有存者世間衆苦
甚難久居我於今日宜入涅槃又吾
大師及同梵行如是之等皆悉滅度
我於今者豈宜久停復作是念阿闍世
王與吾有要我宜應當至彼語之即
詣王宮告守門者為我白王阿難在
外將欲涅槃故来相見門人荅曰王
今眠睡若設覺悟罪我不少阿難語
言王若覺者宜可為我具宣斯意阿
闍世王夢蓋莖折即便驚悟門人向
王具宣上事王聞是已悶絕躃地冷
水灑面良久乃蘇發聲號哭哀動天
地稚胷叫喚生大憂苦而作是言嗚
呼悲哉世間眼滅三界苦惱誰當免
濟昔日世尊慈悲深厚為諸衆生作
大依止自入涅槃世間孤露摩訶迦
葉有大名稱次補如来演法教化而
復滅度法轉衰損瞻仰阿難猶如日
月今入涅槃更何恃怙法水清淨洗

滌塵勞誰復頒宣饒益一切是諸衆生常有渴愛誰澍法雨充足之者三界群生永當流轉受諸苦惱何有窮竟魔王歡喜大得眷屬善法漸盡諸惡熾盛即問門人阿難所在園神白王向毗舍離即嚴四兵往恒河側阿難乘船在河中流王即直進稽首白言三界明燈已棄我去今相憑仰願勿涅槃阿難默然而不許可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時雪山中有五百仙人見斯相已咸作是念以何因緣有此異相觀見阿難將欲滅度即便飛空往詣其所稽首作礼求哀出家即化恒河變成金地為諸仙人如應說法鬚髮自落成阿羅漢咸悉俱時入般涅槃阿難念曰佛記罽賓當有比丘名摩田提於彼國土流布法眼即便以法付摩田提踴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為四一分向忉利天與釋提桓因一分與大海婆伽龍王一分與彼毗舍離子一分授與阿闍世王如是四處各起寶塔燒香散華供養舍利摩訶迦葉垂涅槃時告

阿難曰今以法寶用相委累長老於後若入涅槃王舍大城有一長者名商那和修高才勇猛有大智慧已於過去深種善根發意入海採取珍寶迴還願作般遮于瑟為佛如來造經行處復當建立高門樓屋所為既訖可度出家如來法藏悉付囑之是故阿難臨當滅度而告之曰佛以法眼付大迦葉迦葉以法囑累於我如我今者涅槃時至以法寶藏用付於汝汝可精勤守護斯法令諸衆生服甘露味商那和修荅曰奉教我當擁護如斯妙法普為一切作大明炬於是次宣无上法藥療煩惱病濟度群生其德高遠久修願行多聞摠持辯才无盡今當敷演彼功德聚乃往過去阿僧祇劫商那和修時為商主共諸賈客五百人俱欲入大海採取珍寶於其前路見辟支佛身嬰重病氣命羸惙與諸商人即便停住推求醫藥而療治之盡心承給无所乏少病遂除差體力充足是辟支佛著商那衣尒時商主以諸香湯浴辟支佛上妙氎衣而

用奉獻白言大聖此商那衣極為弊惡唯願受我所奉衣服辟支佛言施主宜知我以此衣出家成道復當著此而入涅槃商主聞之甚懷悲惱白言大聖願勿滅度宜可與我共入大海吾當終身供給所須衣服卧具病瘦湯藥辟支佛言不能入海我於今者欲般涅槃汝於福田宜生深心未來必當獲大果報即飛虛空作十八變還就本座而入涅槃商主悲哀啼哭哽咽積諸香木而用闍毗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因發誓願我來世值遇聖師復過於是使我所有諸功德聚威儀法式及以衣服如今此聖等无有異由斯願力甚大雄猛處於母胎著商那衣乃至與身俱共增長出家受戒得道涅槃是商那衣未嘗離體因即号曰商那和修如來昔遊摩突羅國見青樹林敷榮茂盛告阿難曰見此林不阿難言曰唯然已見佛言此是優留茶山吾滅度後當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山中起僧伽藍說法教化多所利益商那和修既

從海還大獲珎寶往詣竹林礼阿難足白言大聖我本入海願安隱還為佛及僧設大施會今佛世尊為在何處阿難荅曰已入涅槃聞是語已悶絶躃地以水灑面方得醒悟發聲號咷悲泣斷絶自拔頭髮塵土全身椎胷大叫淚下如雨便作是言无常大惡壞斯寶聚世間孤露永无恃怙我何薄祐罪障深厚佛日明淨而不覩見永當沉没三有苦海復問阿難摩訶迦葉大目揵連舍利弗等悉為在不阿難荅曰皆已滅度既聞是語倍增憂感白言大聖我本入海願安隱還為佛及僧設大施會我於今者欲為聖衆辦少微供唯願哀愍而見聽許阿難荅言善哉長者能知世間不安危脆於勝福田起堅固業長者當知諸法无常無我我所辭如假借不可久保若汝欲得无上利者宜於福田起殷重業此之果報不可沮壞商那和脩即便嚴辦為般遮于瑟種種充足造經行處及門樓屋其事訖已阿難告曰汝為財施最大希有今復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二　第十三張　飛

宜當作於法施此施微妙甚為弘廣勝於財施百千万倍商那問言何名法施阿難荅曰於佛法中出家學道說法教化利益衆生是名法施商那和脩荅言善哉甚適我願於是阿難度令出家與受具戒白言大師我本生時著商那衣今當盡形受持此服作是語已得揔持力所聞之法未曾忘失成阿羅漢有大功德逮及阿難入涅槃後頒宣妙法饒益衆生阿難所持八万四千諸法藏門商那和脩悉能憶念辭如瀉水置之異器彼能受持亦復如是以真淨法遊行教化最後次至摩突羅國於曼陁山欲起住處時彼山中有二龍子毒害熾盛不可擾近商那和脩即以神力震動此山龍大瞋怒起惡風雨商那和脩入慈三昧以定力故龍毒消滅即大驚怖生信敬心問言尊者有何教誨商那荅曰佛記此山有僧住處是故我欲於中建立龍子白言若實佛記善哉相聽商那和脩即於彼山營建住處禪室經行皆悉具足內外空閑无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二　第十四張　飛

諸憒鬧造住處已便作是念佛記罽賓安隱豐樂國土閑靜離諸妨難清凉少病甚可經行我今應當至彼處耶即便飛空往罽賓國入定歡喜而說偈言

常著商那衣　成就五支禪　山巖空谷間
坐禪而念定　風寒諸勤苦　悉能忍受之
心善得解脫　智慧自莊嚴　猶如空野象
坦然无憂患

時憂波毱多有五百弟子猶處生死不得解脫心生憍慢甚大貢高憂波毱多即入三昧觀此諸人與已无緣唯有吾師乃能化度便至心念商那和脩商那和脩即以神力如大鵝王從空飛来至其所止憂波毱多行至餘處唯諸弟子而獨見之商那和脩衣裳麤弊髮爪長利至毱多房坐其座上毱多弟子咸生瞋忿是何弊人處我師座即欲駈逐使令出外如須弥山不可傾動欲出惡言口自噤閉即共相將至毱多所白言大師有老比丘形容憔悴到師坐處跏趺而坐毱多念言自非吾師无能坐者至房便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二　第十五張　飛

見商那和修頭面著地稽首作礼弟子念言師雖為礼威德勝之商那和修知其弟子憍慢未息手指虛空便下香乳如高山頂懸泉流注問言翹多是何定相憂波翹多即入三昧深心觀察不能曉了即問其師是何三昧和修荅言此即名為龍奮迅定如是次第五百三昧問其名字都不了知商那和修一一為說翹多白言我之所得盡從師受唯是三昧我非其器翹多當知如来三昧諸辟支佛不識其名緣覺三昧一切聲聞莫能解了大目揵連舍利弗等所入三昧其餘羅漢不能測度吾師阿難三昧定相我悉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識如此三昧我涅槃後皆隨吾滅七万七千本生諸經滿足一万阿毗曇藏有八万數清淨毗尼如斯之法亦隨我滅是故翹多如来滅後賢聖隱沒如是法蔵漸當衰損乃至末後一切都盡汝今應當勤加守護時諸弟子方自悔責我无智慧輕慢大聖始知吾師定不及彼於是商那即為說法五百弟

子得羅漢道尒時尊者商那和修於諸衆生所應作已飛騰虛空作十八變還就本座而入涅槃憂波翹多與諸眷屬積諸香木以火耶旬取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三九頁上二一行「憂惱」，諸本（不含[石]，下同）作「憂苦」。

一　五三九頁中五行第四字「記」，[南]作「計」。

一　五三九頁中一〇行「暴河流」，諸本作「瀑河流」。

一　五三九頁中二〇行「佛所」，諸本作「佛前」。

一　五三九頁下四行「白言」，諸本作「言曰」。

一　五四〇頁上一三行「慧目」，諸本作「慧日」。

一　五四〇頁中一九行「嬈乱」，諸本作「擾乱」。

一　五四〇頁下一七行「清涼」，諸本作「清淨」。

一　五四〇頁下二一行「身心」，諸本作「身體」。

一　五四一頁上四行「神力」，徑作「神身」。

一　五四一頁上一五行「老鸛」，磧、南、徑、清作「潦涸」。

一　五四一頁上一八行「違返」，諸本作「違反」。

一　五四一頁下一二行「若設覺悟」，諸本作「若覺寤者」。

一　五四一頁下一八行末字「免」，諸本作「勉」。

一　五四一頁下二二行「法轉」，諸本作「法輪」。

一　五四二頁上一〇行第一四字「人」，諸本無。

一　五四二頁上一九行第九字「四」，諸本作「四分」。

一　五四二頁中四行「發意」，諸本作「故發意」。

一　五四二頁中六行「復當」，諸本作「後當」。

一　五四二頁中一八行「採取」，諸本作「採求」。

一　五四三頁上一三行「憂感」，磧、普、南、徑、清作「憂慼」。

一　五四三頁中二行「商那」，諸本作「商那和修」。次頁上末行同。

一　五四三頁下一七行「毱多」，諸本作「優波毱多」。下同。

一　五四三頁下二一行「跏趺」，徑作「趺坐」。

一　五四四頁上二行「威德」，諸本作「盛德」。

一　五四四頁上七行「和修」，諸本作「商那和修」。

一　五四四頁上一七行末三字至次行首字「有八万數」，諸本作「凡有八萬」。

一　五四四頁中卷末經名，諸本作「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二」。以下各卷卷末經名例同。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三　　飛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尊者阿難以法付囑商那和修而告之曰世尊昔遊摩突羅國頭命我言於此國中當有長者名為毗多其子另曰憂波毗多於禪法中最為第一雖无相好化度如我我滅度後興大饒益其所教化无量衆生皆悉解脫得阿羅漢汝當於後度令出家若涅槃者付其法藏商那和修臨涅槃時告毗多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以法囑累於我我當滅度以付於汝汝可精懃擁護世眼憂波毗言唯然受教於是演暢无上妙法光宣正化濟諸群生其德淵廣難可限量過去久修無上勝行雖為禽獸常化衆生摧伏外道建大法幢以慈悲雲普覆一切如是功德今當略說昔婆伽婆在舍衛國給孤獨園憂波毗多時為尼乾名曰薩遮智慧淵妙論議絕倫深生貢高擅步天下銅鍱纏腹首戴盛火而作是言吾智盈滿恐出於外由是事故以鍱自纏世間昏闇无所覩見欲以光明賑其育宜入閻佛世尊住舍衛國便欲造詣諍捭言辯有人語曰汝若見佛智當虧減光明自滅便至佛所白言瞿曇我欲出家智慧若與舍利弗等心則甘樂設不及者吾當還家世尊告曰假使汝積百千万身欲望得及舍利弗者終无是處梵志聞已辭佛而退其去未久佛告衆會我滅度後滿一百年此人尒時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慧燭獨照廣化衆生其所度脫不可稱數衆會聞已生希有心又復尊者於過去世那由他劫憂畢茶山有辟支佛與其同類五百人俱諸仙人衆亦住山側五百獼猴處在一面時獼猴主發生大信深修善本常採花果施辟支佛復於一時緣覺之衆端坐思微入于三昧獼猴學之結加趺坐後辟支佛俱入涅槃獼猴過花都無取相挽衣推排亦不動搖便知滅度深生悲惱向山一面見諸仙人修大苦行眠卧蕀上翹足倒懸五熱炙身投巖起火獼猴即時收其灰蕀除棄糞土牽足令舒便於其前加趺而坐仙人見之恠其若此尋學獼猴端坐繫念无師自覺成辟支佛便作是念今我得道由此獼猴即以香花而用供養時獼猴主憂波毗多是為畜生時尚能覺悟志甚黠慧利智辯才逮至商那欲付其法觀察毗多為生子耶入定思惟知未出世與諸比丘詣毗多舍乃至漸少單已獨往毗多問曰何獨无侶荅言長者我无俸祿有信出家乃見隨耳毗多復言吾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後生子當相奉給商那和修荅曰善哉後生一子名阿失波毗多年漸長大往從索之毗多荅言唯有一子理无相與若更生者必相奉給後復生子名難陁毗多便往從索荅言尊者我今二子仰理生業小者守護大子聚斂家業如是可得大富以斯因緣不得相與若生第三然後奉給商那和修知其二子與道无緣亦不懇懃而往求索後生一子容貌端政即字名曰憂

波翅多柔和善順性好慈愍聰慧辯才其心弘廣厥年十二巧於市易有來買者常多與之商那和修觀其生末知憂波翅出世已久即往其所而問之言汝今入市為當淨心不淨心耶憂波翅言何名淨心不淨心乎荅言若心與貪癡合名為不淨若不與俱是則名淨漸以方便教令繫念若起惡心當下黑石設生善念下白石子即便如教攝念不散善惡之起輒便投石初黑偏多白者尠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至滿七日心轉純淨黑石都盡唯有白者商那和修作是念言今此善心皆已滿足觀道時至可為說法即為宣說四聖真諦應時逮得須陀洹道時摩突羅城有一婬女名婆須達多諸邪媚妖幻姧諂遣使詣市求買妙花使人尋往憂波翅所大得好花奉婆須達女恠花多問使人曰汝將不盜得是花耶使人荅言我不盜得從市買之有人名曰憂波翅多仁慈寬惠性好平均以斯因緣得多花耳又復此人形姿容麗大家若見

死殄無恨時婆須達遣人迎召憂波翅多都不許可懇懃求請終不移操有長者子共婬女宿值有估客從遠方來大賫珍寶求女交通時彼女人貪其寶故煞長者子埋置舍內其家眷屬遍行推求至婬女舍掘地得之向其國王具陳斯事即取婬女斬截手足劓其耳鼻棄於塚間憂波翅多作是念曰彼以榮色本來凶我以是因緣止而不去今為解脫宜往化之即將侍者至婬女所婆須達言我本端妙顏容姿瑋尒時相召不能臨顧今既殘毀何用來為荅言姊妹我為觀汝實相故來不為欲也汝本以色誑惑衆生凡夫无智橫起倒想今自應當諦觀此色無常危脆猶如聚沫覆以薄皮外現嚴飾筋骨相連涕唾不淨辟如盡瓶盛滿臭穢愚不覺知深生染愛智者了之終不樂著假以香花澡浴衣服外現莊嚴內實不淨大海測廣可知涕數此身過患甚難窮盡是故諸佛恒常呵責未曾一念生願樂想婬女於時心漸開悟於佛

法中深生敬信白言仁者所說誠諦唯願為我廣敷演之憂波翅多即為宣暢一切有為衆苦積聚如癰如瘡如箭入心生老病死輪轉無際无常敗壞不堅速朽如臨死囚命不去遠辟如牢獄人无愛樂猶路上果衆所共擲此身可惡會歸磨滅烏鵲狐狼竟共噉食風吹日曝青爛臭處髮毛牙齒狼藉在地如此之身豈可愛樂宜懃方便而求解脫婬女聞解得法眼淨命終即生三十三天憂波翅多因觀諸法皆空无常應時逮成阿那含果商那和修復詣翅多而告之言汝本有要期與我子今已成長與我可乎憂波翅多性能市肆貪其若此復不肯與尊者語言佛記此人於百年後大作佛事饒益衆生汝可開心與我此子翅多聞已便聽出家商那和修將至僧坊度令出家與受具戒羯磨已訖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巧於言辭所演無盡心自念曰我於今者已覩法身未見如來相好之體思惟是已深生哀戀尒時有一老

比丘尼年百二十曾見如來憂波翅多知彼見佛欲至其所尋遣使者告比丘尼尊者翅多欲來相見時比丘尼即以一鉢盛滿中油置戶扇後憂波翅多到其所止當入房時棄油數滴共相慰問然後就坐問言大姊世尊在時諸比丘輩威儀進止其事云何比丘尼言昔佛在世六群比丘敢為麁暴雖入此房未曾遺我一滴之水大德今者智慧高勝世人号為无相好佛然入吾房棄油數滴以是觀之佛在時人定為奇妙憂波翅多聞是語已甚自悔責極懷慚愧比丘尼言大德不應自生恥恨如佛言日我滅度後初日衆生勝二日者三日之人益復卑劣如是展轉福德衰耗愚癡闇鈍善法羸損況今大德去佛百年雖復為作非威儀事正得其宜何足為怪尒時翅多而問之言姊見如來其事云何比丘尼曰昔佛在世我年二十始欲行嫁失一金釵墮深草中求之不得復以燈燭遍照推覓求之至疲了无髣髴正值如来遊行而

過金光晃耀如百千日幽闇之處普皆大明微細諸物而悉顯現尋見釵釵因即取之以斯緣故吾得見佛憂波翅多聞是事已倍生悲戀歎未曾有商那和修即告之曰佛記於汝在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衆生今正是時宜作饒益令諸群生服甘露味憂波翅言唯然受教於摩突國雲集衆會如半月出而為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要寂善魔王波旬便生愁怖而作是念憂波翅多大集衆會必當教令出吾境界我今當往壞其衆意於說法時雨真金寶或雨華瓔光色明淨化作白象七寶莊嚴現為女人端政奇特舉會觀視无聽法心於三日中演深法味乃至無有一人得道魔王歡喜深自慶幸憂波翅多即入三昧觀察思惟是誰所作魔王復以真珠花瓔著其頸上尊者即觀知魔所為侵作是念惡魔妬弊壞乱正法如来何故而不調伏即觀佛心使已化之便以三屍謂虵狗人化作華鬘感魔令至而謂之

曰汝與我鬘深識厚恩今還以此用相酬遺魔大歡喜舒頸受之至其頸已還見死屍重疽欲出臭爛難近魔見是事深生慙愧語憂波翅多汝今云何以斯死屍繫吾頸耶尊者荅言比丘不應華鬘莊嚴汝以邪惡為我著之今還為汝著臭死屍正得其宜不應瞋恨魔以神力欲去此屍如須彌山不可移動生大瞋恚踊身虛空向諸天衆求解死屍諸天皆言此是大聖之所為作吾等庸劣豈能除去復詣梵王求脫屍縛梵王荅言十力弟子所作神力吾今凡陋豈能解之假使刼燒旋藍猛風不能得脫此死屍縛寧以藕絲懸須彌山欲脫此屍无有是處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依憂波翅多此死屍縛容可得解尒時波旬受梵王教除憍慢心深生敬信往尊者所五體投地白言大德佛初成道坐樹王下我率官屬而往逼繞從是惱乱不可稱數未一惡言而見輕辱大悲測廣如須彌山汝阿羅漢少慈忍力於天人前而見毀毀憂

波毱多荅言波旬汝大愚癡无有智慧以聲聞人用比如来欲以芥子等須彌山螢燭之光齊暉日月牛跡之水同大海量如来大悲二乘所無以是緣故不相加報今我狹劣少悲忍心由斯因緣故相毀辱又復如来欲使我後降伏於汝汝因斯故敬信於佛由此善心不墮三惡洗滌塵勞破諸罪業魔聞是已生大歡喜舉身手竪生希有心白言仁者我由汝故起敬信心汝便於我作大饒益今可見為解是三屍尊者荅言汝於正法更莫擾害然後乃當為汝解之魔言受教尊者又言我不得見如来色身汝昔曾覩宜為我現魔言仁者我現佛身勿為吾礼憂波毱言當如所說即便為解三種死屍魔入林中變形如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形貌奇特如融金聚光明照耀儀相安詳化為比丘前後圍繞若鵝王趍從林而出憂波毱多見便歡喜一心觀察而說偈言

嗟哉无常　無悲愍心　能壞如是
上妙色身

憂波毱多一心瞻仰目不暫捨內懷踴躍說偈讚曰

快哉清淨業　能成是妙果　非自在天生
亦非无因作　面如紫金色　目淨如青蓮
端政超日月　奇妙勝花林　湛然若大海
不動如須弥　安步猶師子　頗梨同牛王
無量百千劫　淨修身口意　以是故獲得
如此殊妙身　怨見尚歡喜　況我不欣慶

憂波毱多說是偈已觀佛心至不覺為礼魔言仁者何故如此荅言波旬我知世尊久已滅度見此容貌若似覩佛歡喜內發是故礼耳魔復本形歸還天上於第四日魔更来下以大音聲普告一切諸仁者欲得富樂生人天中欲求涅槃第一安隱不見如来大悲說法悉當往詣憂波毱所聽受妙法至心修行時摩突羅城男女大小聞於尊者摧伏惡魔百千万人皆共雲集憂波毱多上師子座隨其所應說種種法百千衆生得須陁洹道万八千人成阿羅漢從是已後所化無量為阿恕伽王興大饒益彼王功德深遠超勝於三寶所得不壞信以

善緣故故得斯果昔佛住在迦蘭陁林日時已到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於其路次見二童子一名德勝二名无勝以土造作城舍倉庫因復名為稻粟麻麦即共聚穀置於倉內如来光明皆悉照耀同作金色无不清徹德勝歡喜採名麨者奉獻如来其身卑小不能得及无勝伏跪令上奉之於是世尊即便微笑尒時阿難尋白佛言如来何緣現斯笑耶佛告阿難汝今見是二童子不唯然已見此童子者我百年後為轉輪王四分之一於華氏城正法治世分我舍利處處流布造作八万四千寶塔即以此土授與阿難塗房南壁足得周遍於百年後果得為王暴虐无道多所煞害造作獄城名外可愛樂令一惡人名曰耆梨立大獲湯鐵丸刀劒如是等事種種備足外来入者皆悉治罪有長者子出家為道遊行乞食入愛樂獄尋欲還出耆梨止之即便舉聲而大啼哭獄卒問曰何故若此比丘荅言我不畏死為善利耳吾始出家未證

道味人身難得佛法難遇今我值之
而空受死思惟是事故大悲泣耆梨
荅言王先有教入此獄者終不聽出
比丘復言我今定死願赦七日當就
刑戮尒時獄卒尋聽許之阿恕伽王
宮中婇女與他男子共相調戲王大
瞋怒付獄治罪尋以鐵杵碎之如塵
骨肉分散猶如聚漆比丘觀已深生
厭惡即便歎曰信哉大悲所言誠諦
說色无常譬如泡焰不堅速朽甚難
久保先此女人顏容敷悅今更求之
將安所在人命虛偽无可守護尊貴
貧賤愚智不同生雖差別等有斯死
譬如百川泉源各異未有一流不入
大海人亦如是同趣死處為業長短
受生脩促未幾時間會亦歸滅此身
臭穢不淨可惡薄皮覆蔽妄生愛想
不觀其內種種過惡怪哉生死嬰愚
所樂非是賢聖遊心味著如是觀察
從夜至旦便斷衆結得須陁洹轉復
精懃獲羅漢道滿七日已耆梨語言
汝期今至可就刑戮比丘荅曰我夜
已過我日已出所作已辦隨汝治罰

耆梨瞋恚置鑊煑之焰熱猛盛轉更
清涼怪其若此至鑊而觀見鑊中生
千葉蓮花時彼比丘加趺坐上尒時
耆梨尋往白王王將眷屬而來觀之
於是比丘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王見
斯事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我等今者
同稟人形威德奇妙差別乃尒吾今
未達唯願宣說尒時比丘欲化彼王
即作是言我斷衆結解脫三有離諸
動乱寂然安樂大王當知佛記於汝
百年之後王華氏城分布舍利廣建
寶塔汝今云何反造斯惡殘害衆生
无悲愍心王今應當滿足佛意施與
衆生无畏之樂王聞是已極自悔責
歸依三寶生敬信心收集如来功德
舍利造作八万四千寶塔作塔已訖
至鷄頭末寺合掌而問上座耶舍此
閻浮提頗有如我受記者不耶舍荅
曰佛記尊者憂波毱多於百年後興
大饒益王復問言彼清淨人出世未
也荅言大王久已生世得羅漢道於
憂陁山圍繞說法王即嚴駕欲往礼
覲尋遣使者白言大聖阿恕伽王欲

來問訊尊者念言此處隘隱不容多
人我今宜應躬自往彼即便嚴備向
華氏城王聞歡喜掃治巷路燒香散
華作衆伎樂尋與群臣出迎尊者當
見之時五體投地至心瞻仰目下蹔
捨白言大聖我得為王自在快樂不
如今日一相覲見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佛雖入寂定　尊今補處生　今應見教勑
我當隨順學
於是尊者手摩王頂以偈荅曰
謹慎恐怖莫放逸　王位富貴難可保
一切皆當歸遷滅　世間无有常住者
三寶難遭汝今遇　恒當供養莫休廢
尒時阿恕伽王即請尊者入於宮內
安置寶座自扶而上白言大聖佛所
遊方行住之處悉欲起塔增長衆信
尊者讚言善哉善哉我今當往盡示
王處即嚴四兵便共發引向林微尼
園示佛生處乃至復詣拘尸那城化
緣訖已入涅槃處王聞是語悶絕躃
地冷水灑面方乃惺悟於是諸處悉
皆起塔施百千兩金然後乃去復更
示王舍利弗等五百羅漢功德之塔

王皆礼拜施金供養最後往至薄拘羅塔王言此塔有何功德荅曰大王佛記此人无諸衰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滅度之後時薄拘羅依一寺住見諸豪貴來供衆僧尊者尒時醉酒而卧心自念言我既貧乏當何以施吾今正有一呵梨勒衆僧若有病患之者可以施之用療其疾即便鳴椎自言施藥時有比丘甚患頭痛向知藥人索呵梨勒知藥者言有人施藥汝可取服尒時比丘往彼取藥服之以訖病尋除愈由是緣故九十一劫生人天中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終父更娉妻時薄拘羅年在童幼見母作餅而從索之後母始弊素懷憎惡即便擲置餅爐之中其火焰熾以鐵覆上父從外來遍求推覓即於爐中而得其子後於一時母復煑肉而是小兒更從往索母益瞋恚擲置釜中湯甚沸熱而不燒爛父復求覓了不能得而作是言我子今者為何所在時薄拘羅釜中而應父即出之平全如故母於

後時至一河上彼薄拘羅牽衣隨後母大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娛祥之物雖復燒煑不能令死即便舉之擲著河中值一大魚尋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釣得此魚持來詣市而衒賣之索價既多人无買者從旦至暮將欲臭爛薄拘羅父於市遊行見此大魚便作是念今斯魚者其肉甚多將欲臭壞索價无幾我今宜可買而持歸便與其錢取魚還家即以利刀開破其腹時薄拘羅在魚腹內高聲唱言願父安詳勿令傷我遂開魚腹抱而出之年漸長大就佛出家得羅漢道具諸功德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无有身熱頭痛少欲知足常樂閑靜未曾教人一四句偈王聞是已遣持一錢布施此塔輔相白王同是羅漢云何獨以一錢用施王語臣曰以其自度不能化人塔神不受還授與王輔相言曰真是少欲乃至一錢尚不欲受況其多乎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有本緣略而不說阿恕伽王供養如來聲聞塔竟

歡喜合掌而說偈言

設百千祀　方得為人　我今便為
不空受生　遇良福田　具造勝業
以危脆財　而修堅法　我所起塔
嚴閻浮提　猶如白雲　庄校虛空

說此偈已頂礼而去詣菩提樹而作是言我今欲為二種之福一以千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二當建立般遮于瑟即自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礼而作是言願諸聖士皆受吾請適語已訖十万羅漢飛空而來三道聖人凡二十万亦悉雲集留上座處无敢坐者王問衆僧何故留此空坐處耶耶舍荅曰有大羅漢名賓頭盧如來所記能師子吼威德高勝今當來此王聞是已身毛皆竪如優鉢羅花初始開敷即便合掌瞻仰而待時賓頭盧與諸羅漢如鵝王飛從空而下一切衆會皆起恭敬王見尊者眉髮秀白身體相好如辟支佛即為作礼五體投地問言大聖見如來不荅曰曾見色若金聚面如滿月三十二相莊嚴其身梵音深妙大悲窟

宅王又問言於何處見尊者荅曰在王舍城夏安居時我在其中見勝福田乃至汝昔以土施佛佛記汝時我亦得見尒時彼王以國所有妻子眷屬金銀琉璃牛羊田宅及自已身宮人嫔女盡施衆僧請稱已名造般遮于瑟灌菩提樹後自斟酌為僧行食時賓頭盧用酥澆飯王言大聖酥性難消能不為疾尊者荅曰不為患也何以故佛在時水與今酥等是故食之終不成病尒時尊者欲驗斯事申手入地下至四万二千餘里即取地肥而示於王王今當知衆生薄福肥膩之味皆流入地是故世間福轉衰減王供養已歡喜而退王有一弟名宿駅吒邪見熾盛憎恶沙門王以方便令敗邪心應時出家得羅漢道後為一羌之所煞害時衆疑問憂波翅多以何縁故彼宿駅吒生處豪貴為羌所煞尊者荅言善聽當說過去久遠迦葉佛時曾供衆僧由斯福故生生常處尊榮富貴又過去世作一獼猴張布羅網不得禽鳥見辟支佛心生瞋恨即以利劒用斬其首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生常為人之所煞害雖得道果猶被苦毒

付法藏因縁傳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付法藏因縁傳卷第三　第十張　乘

付法藏因縁傳卷第三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四六頁上二行譯者，資、普作「後魏世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磧、南作「後魏世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徑、清作「後魏沙門吉迦夜曜譯」。

一　五四六頁中一七行「猕猴主」，諸本（不含石，下同）作「猕猴王」。本頁下六行同。

一　五四六頁中一九行「思微」，諸本作「思惟」。

一　五四六頁中末行「蕀上」，資作「蕀土」；磧、普、南作「棘土」。

一　五四六頁下一行第九字「起」，諸本作「赴」。

一　五四六頁下七行第二字「多」，諸本無。

一　五四六頁下八行「商那」，諸本作「商那和修」。

一　五四七頁上六行「憂波毱」，諸本作「憂波毱多」。

一　五四七頁上一〇行「之起」，諸本作「心起」。

一　五四七頁上一四行「觀道」，諸本作「遊觀」。

一　五四七頁上一六行「摩突羅」，諸本作「突羅」。

一　五四七頁上一八行「憂波毱」，磧、普、南、徑、清作「憂波毱多」。

一　五四七頁上二二行「寬惠」，諸本作「寬慧」。

一　五四七頁上末行「形姿容麗」，諸本作「形容姿麗」。

一　五四七頁中一行「迎呂」，諸本作「延召」。

一　五四七頁中一二行第六字「瑋」，磧、南、徑、清作「偉」。

一　五四七頁下九行「牙齒」，諸本作「爪齒」。

一　五四七頁下一二行末二字至次行首字「阿那含」，徑作「阿那舍」。

一　五四八頁中九行第五字「出」，諸本作「坐」。

一　五四八頁中一九行末字「頸」，資作「項」。

一　五四八頁下一行第七字「識」，諸本作「感」。

一　五四八頁下二行第三字「遺」，諸本作「賸」。

一　五四八頁下三行第六字「疽」，諸本作「蛆」。

一　五四八頁下四行「憂波毱多」，諸本作「憂波毱」。

一　五四八頁下一〇行第六字「死」，普、徑作「脫」。

一　五四八頁下一五行第四字「藕」，資、普作「耦」。

一　五四八頁下二一行首字「繞」，磧、普、南、徑、清作「嬈」。

一　五四九頁上一三行「擾害」，諸本作「嬈害」。

一　五四九頁中一二行第一二字「復」，諸本作「服」。

一　五四九頁中一七行「摩突羅」，諸本作「突摩羅」。

一　五四九頁下一行「故故得斯果」，諸本作「故得斯勝果」。

一　五四九頁下三行「二名」，徑作「一名」。

一　五四九頁下七行「探名麨者」，資作「掬名麨者」；磧、普、南、徑、清作「掬少沙土」。

一　五四九頁下八行第一一字「上」，磧、南、徑、清作「土」。

一　五四九頁下一五行「南壁」，磧、南、徑、清作「四壁」。

一　五四九頁下一七行第四字「名」，諸本無。

一　五四九頁下一八行「濩湯」，諸本作「鑊湯」。

一　五五〇頁上末行末字「罰」，諸本作「罪」。

一　五五〇頁中一三行第四字「心」，徑作「生」。

一　五五〇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自」，

磧作「即」。

一　五五一頁上三行第一〇字「往」，諸本作「於」。

一　五五一頁上九行「自言」，諸本作「白言」。

一　五五一頁上一〇行第五字「藥」，資作「樂」。

一　五五一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更」，徑、清作「便」。

一　五五一頁下二行第四字「祀」，諸本作「祠」。

一　五五一頁下一一行「適語」，諸本作「立語」。又「十万」，磧、普、徑作「十方」。

一　五五二頁上六行第一〇字「已」，諸本作「其」。

一　五五二頁上八行「王言」，諸本作「阿恕伽王白言」。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阿恕伽王復有一子名曰法增顏色端政眼甚奇妙時有一鳥名拘那羅其目明淨狀似彼兒因号此子為拘那羅長為姊妻字真金鬘王將子至雞頭末寺上座耶舍知當失眼而告之曰眼者无常會當磨滅不可恃怙宜懃精進求勝解脫時駒那羅受教還宮觀察斯眼苦空敗壞王大夫人名帝失羅又於駒那羅極生愛著欲火熾盛逼共交通王子為性素自貞潔立志堅固而不從命帝失羅又甚懷瞋恚時拘那羅治在得叉尸羅城內彼大夫人常伺其便會遇王病甚大困篤夫人療治尋即除差求願七日代居王位既蒙聽許便欲報怨密為封書令挑其眼王子奉教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而觀便念耶舍本所勸誡而作是言實哉尊教誠諦不虛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謂斯眼奇特微妙今日深觀何可愛著我當捨此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陁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逮斯陁含其妻金鬘聞夫挑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蘇時拘那羅說偈曉之曰昔吾為惡業今日自還受一切世間苦恩愛會離別汝當諦思惟何應大啼哭城中人民駈其夫妻令出遠外展轉周遊向華氏城彈琴求哀乞匄自活遂至王宮在象廐內鼓琴清歌自宣苦事王聞樂音驚駭欲識遣人往看是拘那羅即召令入王見子已悶絕躃地舉聲號咷身體戰慄問拘那羅誰毀汝眼急可語我當治其罪拘那羅言父不聞耶昔日如來猶受業報如斯報者甚大勢力一切賢聖尊貴貧賤无有方便能得免脫我自宿業招斯禍酷王莫愁惱令心憔悴阿恕伽王雖聞此語猶為憂火焚燒其心復語子言誰壞汝眼我當屠割磨滅其身轉相推問知是帝失羅又王即召來而語之曰何地載汝不自淪陷實自我怨外詐親近有何因緣壞吾

子目我今當以刀輪劍樹斬截汝身令如塵末棄汝屍骸臭穢之處糞汁惡毒灌注汝口時拘那羅聞王此語於帝失羅又起大悲心而白父言彼以愚癡造斯過患由此緣故令被毀辱王是智者豈應同之今若復欲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為怨害如是展轉何有窮竟大王當知譬如因聲即便響應此身如是由之有苦又此身者衆惡根本所以諸佛常令棄捨若令此法決定安樂何故智者恒生厭患由是觀之身為苦本无量衆惡之所積聚大王且聽如世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无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蔽愚癡无智猶如小兒亦何於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然之時衆疑問憂波毱多以何緣故令此王子生尊貴家而被挑目尊者告曰善聽當說昔波羅榛有一鵝師向於雪山值天雹雨有五百鹿共入一窟時彼鵝人欲盡然之便作是念若都然

者則皆臭爛且挑其眼漸漸食之即時便挑五百鹿眼由斯緣故至今受報又復久遠迦羅鳩孫佛滅度已後時彼國王名曰端嚴取佛舍利起七寶塔後更有王心无敬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舉國人民皆悲泣有長者子來問其意衆人荅曰迦羅鳩佛寶塔毀壞由斯因緣是故啼哭長者子聞尋更修治如前嚴飾造彼佛像相好殊妙因發願曰使我來世如彼世尊得勝解脫由斯業故生尊貴家得淨妙果阿恕伽王春屬如是皆捨重擔咸離生死王之信心深遠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皆迎問許恭敬為礼時有一臣名曰夜奢无信敬心邪見熾盛而作是言阿恕伽王甚无智慧自屈貴德礼拜童幼王聞是已便勅群臣各令推覓百獸之頭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即受王命咸皆推覓既得之已悉来奉王王令持往詣市衒賣未幾時間諸頭並售夜奢人頭都無買者經數日中將欲臭爛白言大王此頭難售尚无欲見況有買者王

問夜奢何物最貴荅言大王人為殊勝人若勝者何故不售夜奢荅曰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言我頭同此不也夜奢惶怖俛仰而對荅言王頭亦同此賤王言吾頭設卑賤者汝何怪我礼敬童稚卿若是吾真善知識宜當勸我以危脆頭易堅固首如何今者止吾為善時臣夜奢方自悔責迴改邪心敬信三寶王後一時問憂波毱多昔佛在日誰施最多尊者荅言須達長者施甚弘廣金滿百億用奉如来王自念曰彼尚能施尒所珎寶況我今者豈不及之便計先来所施之物凡得九十六億兩金會遇重病知命將終便自涕泣生大苦惱有臣名曰羅提毱即是本日隨喜童子以斯福故得為輔臣智慧淵博善能言辭見王愁惱合掌白言辭如盛日衆共瞻仰王之盛德亦復如是咸為一切所共恭敬今王遇病如日將沒國土人民无不悲懼大王今當聽臣所說三界無常遷流不住雖少壯老會歸磨滅辟如石山四方俱至何有智者

而能免脫世間衆生亦復如是受五陰身死山来逼假使造作百千方便種種呪術藏隱逃避未見有能免斯患者是故當知世皆無常會必有離應當深觀若斯之理宜自裁抑何應愁惱王告臣曰我不畏死恡愛財寶正以遠離諸賢聖衆施百億金四億未滿以是因緣我故悲耳羅提毱言庫藏甚多可施令足阿恕伽王即以七寶施雞頭末寺立拘那羅子式摩提以為太子邪見惡臣語太子曰阿恕伽王命臨欲終散諸庫藏汝若紹位无所資用今應遮斷勿從其意時式摩提信受邪說以一金盤為王送食王即迴施雞頭末寺後以瓦器半菴摩勒持與王食王召群臣而問之曰此閻浮提誰為其主諸臣荅言唯王統御荅曰非也我唯於此半菴摩勒而得自在便作是言咄哉富貴甚可惡賤榮位如幻不久散滅雖居尊顯終歸墜落我為人帝威德无倫臨終貧乏唯有半果故知世間皆為虛誑愚人甘樂賢聖所呵即向群臣而

說偈言

諦哉如来教　所演誠不虛　廣宣生死過
无可愛樂者　我本處尊貴威德少倫疋
小王及人民　無一不瞻仰　今日福將盡
飢困自經逼　猶如暴河流　觸山無復勢
我昔濟貧乏　拯救諸苦惱　如何於今日
自處斯卑賤　始知尊貴位　易滅不堅牢
解脫寂靜樂　唯是最為快

說是偈已即命一臣汝持此果向雞頭末寺如我辭日阿恕伽王礼衆僧足我唯於此半菴摩勒而得自在一切所有皆悉亡失此果雖尠是最後施唯願衆僧愍我貧苦而為納受上座耶奢告衆僧曰汝等當觀阿恕伽王受福快樂惣御天下今為群臣所共制奪唯於半果得自在分當知生死甚可厭患富貴五欲不久敗壞威勢自在須臾殄滅咄哉三有難可久居即勅典事令唐此果用置羹中使一切僧普得其供阿恕伽王命垂欲絕問羅提翅此閻浮提誰得自在羅提翅言唯有王耳既聞是語即起合掌遍觀四方而作是言唯除庫藏今

以四海一切大地悉施佛僧及自昔来所作功德不求生死轉輪帝釋願来生處速證道果函印題封付羅提翅於是氣絕遂便命終依轉輪王莊嚴殯葬如是尊者憂波翅多開發王心增長其信有善方便教化衆生後復一時宿羅城中有一商主名為天護甚大敬信欲入大海採求珎寶若海迴還為僧造作般遮于瑟至海採寶安隱還歸起意便欲設大施會有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衆中誰為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斷煩惱穢堪受供養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寂居僧首時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比丘不達其意便著淨衣剃髮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沙羅教令嚴飾時阿沙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屢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嚴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為輕劣長者天護欲設大會其受供者多諸賢聖汝為僧首未免生死

以有漏心宜初受供是故我今欲相覺悟阿沙羅聞悚然悲泣自惟差朽何能盡漏比丘尼言佛法无時豈少壯差宜可往覲憂波翅多彼必相令得免諸苦比丘即詣憂波翅多正值僧浴同現神變阿沙羅歡喜即說偈言和合共一處跏趺若龍盤咸皆入寂定寂然不傾動普放淨光明猶如百千日雖同人形類功德甚高遠

憂波翅多見其調順即為說法成阿羅漢尒時復有一優婆塞向婆羅門說言无我婆羅門言誰為此說荅言翅多常宣无我但假和合而言我耳時婆羅門至尊者所憂波翅多知其心念即為宣說一切无我譬如空山起呼聲響諦觀思惟了不可得但因五陰和合而成誰有智者計為真實時婆羅門即便開悟成須陁洹度令出家得羅漢道有族姓子詣憂波翅多出家學道常好睡眠態怠懶惰雖為說法都无所獲尊者教令樹下坐禪即於樹下尋復睡卧翅多化作深坑千仞比丘見已極生惶怖一心專

念憂波毱多尊者尒時化作小徑令此比丘從中而過自念其師免吾斯難憂波毱多即語之曰此之恐怖少不足言三界受生老病死苦常隨行人不曾捨離地獄苦痛百千万種如此之畏甚過斯燒時此比丘不復眠睡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於東方國有族姓子信樂佛法出家學道善能營事无不成辦經歷多時便生疲厭即往尊者憂波毱所尊者觀察知此比丘為福未具故不得道即令為僧遊行教化受教入城處處求索有一長者見而問之荅言長者尊者毱多使我教化令此城中誰是篤信長者復言慎勿餘去一切所須當相奉給即為辦具比丘得已於上座前持食長跪一切衆僧皆為呪願呪願已竟成阿羅漢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憂波毱多請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比丘口吹糜即尋冷語尊者言糜已冷矣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熱應以觀水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

吐食出既吐食已還使食之比丘荅言涎唾以合云何可食尊者語言一切飲食與此无異汝不觀察妄生貪著汝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為說法得羅漢道有一比丘深愛樂身愛樂身故還欲歸家辭憂波毱路宿天廟尊者即化作一夜叉擔負死人至此天寺復有一鬼從後而來於是二鬼共諍死屍紛紜鬪訟不能自決其前鬼言我有證人即共問之誰死屍耶其人惶怖便自念言我於今者定死无疑寧以實語而取屠滅語前鬼言此是汝屍後鬼瞋恚拔其手足前鬼即取死人補之其體平復如本不異於是二鬼共食餘肉食肉已竟即便出去此人即便自愛心息還詣尊者出家精懃於後不久得阿羅漢於南天竺有族姓子出家學道愛著自身洗浴香塗好美飲食身體肥壯不能得道往尊者所求受勝法憂波毱多觀察此人以著身故不得漏盡語言比丘能受我教當授汝法化作大樹使令上之四邊變為深坑千仞令放右

手乃至都放此人尒時分捨身命盡放手足即便到地不見深坑及與大樹為說法要得羅漢道有一比丘心甚悭貪以斯因緣不得道迹憂波毱多教令布施荅言我貧用何等施憂波毱多遣二弟子坐其左右身出光明比丘歡喜減少食施後得好食便生喜悅念言少施尚得多報若多施者報不可量即破悭心為說深法應時速得阿羅漢果有族姓子出家學道憂波毱多為說法要尋便見諦得須陁洹作是念言我斷三結更何求進趣縱自在極至七生尊者告曰生死之法甚可惡賤猶如糞穢多少皆臭即便將至旃陁羅村見一小兒體生惡瘡垂血雜出甚大苦惱問言比丘見此兒不此小兒者是須陁洹佛昔在世有一羅漢身小患瘍搔之有聲維那瞋曰今汝身有疽垂瘡耶宜可出向旃陁羅村羅漢語言今汝得罪莫出斯言時此維那即便懺悔精進修習得須陁洹後自懈怠不求上進故生此家受斯苦惱小復前行見

有一人為火所燒身體燋爛苦痛難
忍轉更前進復見有人犯王憲法以
身貫著大木標上發聲哀嘩極生苦
惱尒時尊者問比丘言汝豈見此二
人不耶比丘白言唯然已見尊者告
曰此前人者是斯陁含後所見者阿
那含也咸皆懶惰不求上進故生人
中受斯楚毒是故汝今宜自精懃早
求解脫比丘聞已日夜修學不久便
得阿羅漢道尊者即為真陁羅子說
諸法要成阿那含命終往生淨居天
上摩突羅國有一長者生育一子年
始一歲即便命終如是次第至六長
者生始一歲而復命終最後復生一
長者家厥始七歲為賊將去憂波毱
多觀此小兒應現得道化作四兵欲
捕彼賊賊見惶怖求哀礼拜為說法
要得須陁洹持此小兒施憂波毱於
是尊者度此童子及與群賊皆令出
家為說妙法得羅漢道語此小兒令
可觀察汝之親族而化度之即便觀
見七世父母憂愁涕哭憶念其子便
到其家語言長者我是汝子莫大愁

惱為宣法要得初道果次第六家皆
亦如是有族姓子信佛出家坐禪獲
得世俗四禪自謂究竟得羅漢果憂
波毱多有善方便使彼比丘往他聚
落即於中道化作估客復現群賊凡
五百人共為黨類來刼估客煞害斫
刺遍布在地時此比丘生大恐怖即
便自知非阿羅漢復作是念我非羅
漢是阿那含時彼估客亡破之後有
長者女語是比丘唯願大德與我共
去比丘荅言佛不聽我共女人行長
者女言我望大德而隨其後比丘憐
愍相望而行尊者即復化作大河女
言大德可共我渡比丘在下女處上
流此女於後沒溺墮河白言大德濟
我此難尒時比丘挽而出之生細滑
想起愛欲心即便自知非阿那含於
此女人極生愛著欲共交通將至屏
處方乃見是憂波毱多生大慚愧伏
頭而立尊者語言汝昔自謂是阿羅
漢云何欲為如此惡事將至僧坊教
其懺悔為說法要得羅漢道有一比
丘作不淨觀結瞿不起謂得聖道憂

波毱多告言比丘汝可往彼乾陁越
國受教遊行至彼國土於此國中有
一長者名迦羅和生育一女端政殊
特時此比丘即往其舍而從乞食女
聳食出露齒而笑比丘見已生貪欲
想由其本習不淨觀故取女齒相觀
皆白骨由斯觀故得羅漢道自責本
心而說偈言
外現於賢善　內實多染著　見其實相故
心即得解脫
摩突羅國有長者子新娶婦已心生
念言我於佛法欲求出家便辭父母
父母荅言我唯一子死猶不放何況
生存子即白言若不放我終不食也
於是斷食從初一日至滿七日父母
恐死即語之言當從汝願但出家後
與我相見子大歡喜便辭而去詣憂
波毱求哀出家尊者即時度令入道
而自念言昔與父母本有期要即辭
尊者往至其家見其父母及與本妻
妻語之言若不還者當棄汝死比丘
心悔便欲捨戒詣其師所去欲還家
毱多告曰且待明日即受師教停在

寺宿尊者於夜為之現夢使此比丘見到本家其妻是日尋便命終父母親族嚴辦塟具送其屍骸置於塚間須臾臭爛虫疽並出骨宍分散狐狼諍食即便驚覺往白其師師即告曰汝可往觀實如夢不乘師神力忽至其家妻時已死如夢所見思惟觀察深生厭惡即便逮得阿羅漢道憂婆毱陁山有一老虎生於二子飢窮困極遂便命終二子失母唯至窘急憂波毱多往至其所以食與之為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日日與食為說此偈是二虎子尋後命終生突羅國婆羅門家憂波毱多往詣其舍單己无侶婆羅門言何為獨行荅言檀越我出家人寄於僕從婆羅門言我婦懷妊若生男者當相奉給後生二子顏容端正憂波毱多往從索之婆羅門言兒皆幼稚若長大者當必相給至年八歲復往從索即以大子而與尊者小者復言可使我去諍竟紛紜各欲出家憂波毱言

此二子者皆應得道時婆羅門俱以二子付於尊者度令出家皆得羅漢即便使之採蒼蔔花荅言大師此樹高峻我不能及尊者語言汝等是天豈無神足時二沙弥即昇虛空採花奉獻尊者與諸弟子同立見其神德歎未曾有毱多語言此二沙弥前餓虎子汝本嫌我與此虎食今日宜可觀其神變弟子聞已生奇特想南天竺國有一男子與他婦女交通婬逸其母即便苦切呵責汝今當知婬欲之法多諸過患復因斯故无悪不造未来必生苦處難處兒即瞋恚便煞其母往至他家求彼女人竟不獲得心生厭悔於佛法中出家為道不久誦習三藏通利善於言辞多諸眷屬與其徒衆往尊者所憂波毱多觀察彼人躬造逆罪無道畏分即便默然而不與語三藏比丘知罪深厚復見不對還歸所止有一比丘坐禪思惟得世俗定即便自謂得四道證復於少時一樹下坐憂波毱多化作比丘而往其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化人

問言從誰出家荅曰我師名憂波毱歎言大德善哉汝師无相好佛復言比丘汝誦何經荅言我誦三藏經典化人復問汝證何道荅言我得阿羅漢果以何證果荅言俗定化比丘言若以俗定以證道者即是虛妄比丘聞已深生悔恨一心精進得阿羅漢於罽賓國有一比丘名曰善見得世俗定具五神通若无雨時能令降注起增上慢謂證聖道憂波毱多即便化作十二年旱人民惶怖求哀尊者尊者告曰我不能也罽賓國有善見比丘神通寂勝極能請雨衆人咸往而求請之時此比丘即以神力飛空而至為請甘雨應時降注人民歡喜大設供養得供養已便生憍慢復作是念阿羅漢者无貢高心便詣尊者求哀懺悔為說法要得羅漢道於南天竺有一比丘少欲知足好廉弊衣身體羸劣不能得道憂波毱多觀察此人應現得道由身尫弱為辨衣服香油塗足應時遠得阿羅漢道如是化度无量衆生皆悉獲得阿羅漢

果其得道者一人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六丈縱廣亦尒於是名稱滿閻浮提世皆号為无相好佛化緣已訖便自思惟我今以法供養佛竟利安快樂同梵行者侵諸四輩獲大饒益紹隆正法令不斷絶涅槃時至宜應滅度告諸大衆却後七日我當涅槃尒時即集十万羅漢及諸學人淨持戒者不可稱數諸優婆塞无量百千尊者於是飛身虛空現十八變使諸四衆生大信心於无餘涅槃而取滅度以室中籌而用耶旬十万羅漢亦入涅槃人天悲泣號哭傷感皆收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四　第十九張　飛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四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五五頁上三行「法增」，磧、普、南、徑、清作「法益」。

一　五五五頁上一〇行第九字「敗」，資作「販」。

一　五五五頁上一六行「除差」，諸本（不含石，下同）作「治差」。

一　五五五頁中五行第一〇字「說」，諸本無。

一　五五五頁中六行「世間」，諸本作「世界」。

一　五五五頁中一三行「拘那羅」，諸本作「拘那羅言」。

一　五五五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是」，諸本無。

一　五五五頁中末行「實自我怨」，諸本作「實我怨家」。

一　五五五頁下一〇行「常令」，諸本作「常念」。

一　五五五頁下二二行第三字「天」，諸本作「大」。

一　五五五頁上二行第二字「便」，諸本作「尋」。

一　五五五頁上三行「迦羅鳩孫」，諸本作「迦羅鳩」。

一　五五五頁上一〇行「殊妙」，諸本作「姝妙」。

一　五五五頁上二一行第八字「並」，諸本作「普」。

一　五五五頁中二行「人若勝者」，普、南、徑、清作「王言人若勝者」。

一　五五五頁中一八行「白言」，諸本作「白王言」。

一　五五五頁下三行末三字至次行首二字「能免斯患者」，諸本作「能得免離者」。

一　五五五頁下四行「當知世皆無常會必有離」，諸本作「諸佛恒說無常甚大雄猛」。

一　五五五頁下五行首字「應」，諸本作「王」。

一　五五六頁下二一行首字「顯」，諸本作「貴」。

一　五五七頁上七行首字「自」，資、磧、普作「曰」；南、徑、清作「由」。

一　五五七頁中六行末字至次行第三字「後復一時」，磧、普、南、徑、清作「無不解脫是時」。

一　五五七頁中一七行「沙羅」，諸本作「阿沙羅」。

一　五五七頁中二一行「莊嚴」，諸本作「莊飾」。

一　五五七頁下七行「龍盤」，諸本作「龍蟠」。

一　五五七頁下一三行「毬多」，諸本作「優婆毬多」。

一　五五七頁下一七行「真實」，磧、南、徑、清作「其實」。

一　五五八頁上九行「便生」，磧作「復生」。

一　五五八頁上一〇行「憂波毬」，諸本作「憂波毬多」。下同。

一　五五八頁上一五行「慎勿餘去」，諸本作「比丘勿餘處去」。

一　五五八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請」，諸本作「語」。

一　五五八頁中一九行「飲食」，資作「飯食」。

一　五五八頁下一九行「疽虫」，諸本作「蛆虫」。

一　五五八頁下二〇行「令汝」，諸本作「今汝」。

一　五五九頁上三行「哀嘩」，諸本作「哀號」。

一　五五九頁下一行「往彼」，諸本作「彼往」。

一　五五九頁下末行「毬多」，諸本作「優波毬多」。

一　五六〇頁上四行「虫疽」，諸本作「虫蛆」。

一　五六〇頁中三行「此樹」，磧作「此相」。

一　五六〇頁下二行第一二字「佛」，諸本作「佛化人」。

一　五六一頁上八行「十万」，磧、南、徑、清作「十方」。上一二行諸本同。

一　五六一頁上一三行第九字「泣」，徑無。

一　五六一頁上一四行「供養」，徑作「供養泣」。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飛

商那和修臨涅槃時以法付囑憂波毱多而作是言昔婆伽婆以无上法囑累尊者摩訶迦葉欲令衆生執大明炬永離諸苦得涅槃樂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轉復囑累於我我欲滅度委付於汝汝若於後欲涅槃者摩突羅國有善男子當出于世名提多迦久修願行辯才无盡汝當於後度令出家可以法眼悉囑累之憂波毱多言唯然受教逮至尊者憂波毱多化緣將訖意欲涅槃觀提多迦出世未也思惟便知猶未出世尒時尊者憂波毱多將比丘衆往詣其舍漸漸轉少乃至單已其父長者問言大聖豈无眷屬何以獨行憂波毱多荅曰長者我出家人无有給侍若有人者當見垂恵長者復言我樂居家不能為道若後生子必相奉給憂波毱言善哉斯意當守此心勿令變悔而此長者數生諸子年皆童稚輒便命終

最後生子名提多迦顔貌瓔瑋聰明黠慧善能受學諸論經記過去修行深種善本憂波毱多往從索之長者歡喜手自付與將至僧坊度令出家年滿二十為受具戒初白之時斷見諦結得須陀洹第一羯磨薄婬怒癡獲斯陀含第二羯磨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羯磨尋時斷除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六通具足遊步隱顯自在无閡憂波毱多而告之曰慧日世尊慈悲普覆欲濟衆生生死大苦以无量刼所集之法囑累尊者摩訶迦葉作大明燈照諸癡闇普令一切皆得修學斷絶愛網出欲淤泥迦葉次付阿難比丘阿難滅後囑累吾師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付於我如是相續常轉法輪灑甘露味療煩惱渴然我今者所作已辦涅槃時至滅度不遠以此法寶持用付汝汝可於後受持頂戴懃加守護無令漏失演法光明照愚癡闇又提多迦如来涅槃賢聖隱沒所有一切深經寶藏漸當衰損墜沒於地世間昏

冥流轉生死所以者何在昔吾師商那和修既滅度後七万七千本生諸經滿足一万阿毗曇藏凡有八万清淨比丘如斯等法皆悉隨滅一人涅槃衆法衰滅況多賢聖俱皆滅度淨妙勝法永无遺餘是故我今慇懃付汝汝當至心敬順我意於諸衆生起大悲想受持流布无令斷絶提多迦言敬受尊教我當擁護如斯正法為未来世作不請友於是次宣无上法味其所化度甚大弘廣緣訖涅槃人天悲感即取舍利起七寶塔燒香散華種種供養昔提多迦臨滅度時以法付囑寂大弟子名弥遮迦多聞博達有大辯才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涅槃用付於汝汝當於後流布世眼弥遮迦言善哉受教於是宣流正法寶藏令諸衆生開涅槃道化緣已竟臨當滅度復以正法次付尊者佛陀難提令其流布勝甘露味難提於後廣宣分別轉大法輪摧伏魔怨然後付囑佛陀蜜多其人德力甚深无量

善巧方便化諸衆生令離惡見趣家勝道以大智慧而自莊嚴演清淨味摧滅異學如是功德不可窮盡我今隨順說其少分有大國王揔領天下高才勇猛多聞博達宗事異學信受邪見於佛法僧恒懷輕毀佛陁蜜多作是念言吾師難提以法付我我當玄何敷演勝眼令諸衆生普得饒益復作是念今此國王甚大邪見我宜先往而調伏之譬如伐樹若傾其本枝葉花萼豈得久立作是念已於十二年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多時王都不問過是已後忽便問之斯是何人在吾前行尋便命召而問其意荅言大王我是智人善能談論欲於王前求一試驗尒時大王即便宣令國內所有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聰明博達善於言辭悉可集吾正勝殿上與一沙門共對議論於是一切邪見外道辯才深遠智慧博達天文地理靡不綜練含怨毒心竟來雲集時彼大王於正殿上嚴辦供具羅布茵褥燒香散花莊嚴明淨佛陁蜜多即昇

法座共諸外道建无方論淺智之者一言即屈其多聰辯再便辭盡王見諸人理皆窮匱躬與蜜多自共議論始起言端亦尋摧屈佛陁蜜多即作是念我與王論不應顯勝而語之言此義深淺王自解了尒時彼王即知其屈迴改邪心敬信正法受三自歸為佛弟子於自國土弘宣道化時此國中有一尼乾邪見熾盛毀謗正法辯慧聰達善能數筭佛陁蜜多欲化彼故往為弟子就受斯術不久習學皆悉通了彼尼乾子出大惡聲罵辱於佛佛陁蜜多語尼乾子莫出斯言令汝獲罪此報必當墮大地獄尼乾子言汝豈能知如此之事蜜多荅曰若不見信汝可筭之既筭已後自當證知時彼尼乾便自推筭尋見其身必墮地獄即大恐怖深生憂悔向於蜜多五體投地白言仁者我當云何得免斯咎佛陁蜜多告曰尼乾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佛此罪可滅尒時尼乾起大信心以五百偈讚歎如來改悔先罪甚自呵責佛陁蜜多

即告之曰汝以此心善業緣故命終必得生于天上尼乾復言汝云何知我得生天蜜多告曰若不見信自筭求實時尼乾子即便下筭自見已身罪滅生天便大歡喜求哀出家蜜多羅言今日宜可告汝眷屬然後乃當相度出家尼乾弟子凡五百人即往其所而告之曰我見勝理情甚愛樂欲於佛法出家為道汝等今可隨意所欲更稟明師諮受勝法時諸弟子咸白師言本相宗仰如大雲蓋師入勝道意樂相隨時彼尼乾與五百人至尊者所俱共出家於是尊者佛陁蜜多美聲流布遍閻浮提其所教化無量衆生緣盡捨命弟子悲感收取舍利起塔供養在昔尊者佛陁蜜多化緣既訖將欲捨壽告一弟子名脇比丘汝當於後廣敷聖教化諸衆生令得解脫自言大師敬承尊教我當至心守護正法彼脇比丘由昔業故在母胎中六十餘年既生之後鬚髮皓白猒悪五欲不樂居家往就尊者佛陁蜜多稽首礼足求在道次即度

出家為說法要辭如鮮淨白氎易受深色便於座上得羅漢道三明照徹六通无导勤修苦行精進勇猛未曾以脇至地而卧時人即号為脇比丘善說法妥化諸衆生所作已訖便入涅槃取集舍利起塔供養彼脇比丘垂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富那奢長老當知佛法微妙有大功德是故諸聖頂戴奉持我受付囑守護斯法今欲涅槃用累於汝汝宜至心擁護受持時富那奢荅曰唯然於是演暢微妙勝法其所化度无量衆生後於一時在閑林下結跏趺坐寂然思惟有一大士名曰馬鳴智慧測鑒超識絶倫有所難問靡不摧伏辭如猛風吹拔朽木起大憍慢草芥群生計實有我甚自貢高聞有尊者名富那奢智慧深邃多聞博達言諸法空无我無人懷輕慢心往詣其所而作是言一切世間所有言論我能致壞如雹摧草此言若虛而不誠實要當斬舌以謝其屈富那奢言佛法之中凡有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義諦皆悉

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尒時馬鳴心未調伏自恃機慧猶謂已勝富那語曰汝諦思惟无出虛語我今與汝定為誰勝於是馬鳴即作是念世諦假名定為非實第一義諦性復空寂如斯二諦皆不可得既无所有云何可壞我於今者定不及彼便欲斬舌以謝其屈富那語言我法仁慈不斬汝舌宜當剃髮為吾弟子尒時尊者度令出家心猶愧恨欲捨身命時富那奢得羅漢道入定觀察知其心念尊者有經先在闇室尋令馬鳴往彼取之白言大師此室闇冥云何可往告曰但去當令汝見尒時尊者即以神力遥申右手徹入室內五指放光其明照耀室中所有皆悉顯現尒時馬鳴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明轉更熾盛盡其技術欲滅此光為之既疲了无異相知師所為即便摧伏懃修苦行更不退轉如是尊者以善方便度諸衆生所應作已入於涅槃四衆感戀起塔供養昔富那奢臨涅槃時以法付囑弟子馬鳴

而告之曰譬如闇室燃大明燈所有諸物皆悉照了法之明燈亦復如是流布世間能滅癡闇是故如来演斯正法普令一切皆悉修行諸賢聖人常加守護共相委囑乃至於我我以勝眼持用付汝汝當於後至心受持令未来世普得饒益馬鳴敬諾當受尊教於是頌宣深奥法藏建大法幢摧滅邪見於華氏城遊行教化欲度彼城諸衆生故作妙伎樂名頼吒唎羅其音清雅哀婉調暢宣說苦空无我之法所謂有為如幻如化三界獄縛无一可樂王位高顯勢力自在无常既至誰得存者如空中雲須臾散滅是身虛偽猶如芭蕉為怨為賊不可親近如毒虵篋誰當愛樂是故諸佛常呵此身如是廣說空无我義令作樂者演暢斯音時諸伎人不能解了曲調音節皆悉乖錯尒時馬鳴着白氎衣入衆伎中自擊鍾鼓調和琴瑟音節哀雅曲調成就演宣諸法苦空无我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悟猒悪五欲出家為道時花氏王

恐其人民聞此樂音捨離家法國土空曠王業廢壞即便宣令其土人民自今勿復更作此樂彼華氏城凡九億人月支國主威德熾盛名曰栴檀罽昵吒王志氣雄猛勇健超世所可討罰无不摧靡即嚴四兵向此國土共相攻戰然後歸伏即便從索九億金錢時彼國王即以馬鳴及與佛鉢一慈心鷄各當三億持用奉獻罽昵吒王馬鳴菩薩智慧殊勝佛鉢功德如来所持鷄有慈心不飲虫水悉能消滅一切怨敵以斯緣故當九億錢王大歡喜為納受之即迴兵衆還歸本國彼罽昵吒王有大功德被弘誓鎧志願堅固曾以湼團置於塔上因立誓曰若吾来世千佛數中得成正覺令此泥團變為佛像作是願已應時尋成儀相奇特狀若圖畫心大歡喜踴躍无量王於後時在路遊行見外道塔七寶莊嚴便大歡喜謂如来塔前礼稽首至心恭敬燒香散花右繞讚歎說偈讚曰

具足一切智 斷除欲惱障 衆仙叢勝尊
名稱遍三界 解脫離諸有 哀愍群萌類
所說誠真諦 能傾邪論幢 是故我今者
頂礼應供尊

說是偈已應時寶塔分散崩落王見驚怖而作是言我於今者福將欲盡失王位乎何故我適礼此寶塔而便頹毀有人語言王所礼者是外道塔以其威德微末尠少不堪受王福德人礼是故尒耳即發塔下得尼乾屍衆人歎曰奇哉大王德力深厚礼此邪塔令其毀壞王之功德比於梵天又罽昵吒曾於一時命剃鬚師教剃已鬚時剃鬚師在王前立而作是言我子端政智慧希有唯願大王垂哀矜愍以女妻之王大瞋恚而語之曰汝是賤人種姓卑劣云何我女妻汝子乎即便駈逐令至餘處而自默然不復敢語後更召来言還如前如是至三王思惟曰今此地下必有伏藏故令斯人敢為此語即便使人當下發掘尋便大獲種種寶藏王之智慧其事如是又罽昵吒在於一時訪問群臣諸國土中頗有智人可諮敬不

當於尒時有一比丘名達磨蜜多智慧深遠功德具足善能通達三昧定相南天竺國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樂善法素聞尊者坐禪第一即共相將往詣其所於其住處有三重窟尒時二人至下窟中見一比丘耆弊壞衣形貌醜陋端坐竈前為僧燃火時二比丘問言長老達磨蜜多為在何處荅言今在東上窟中汝等宜可急往見之尒時二人進至上窟見向比丘已於中坐時一比丘語其伴曰此老比丘云何乃似向所見者時伴比丘聰慧機悟即語之曰今此尊者尚能如是流布名聞豈不能至此處而坐即前為礼稽首問曰大德威名世間希有何故自屈為僧燃火達磨蜜多告比丘曰子今當聽我念生死受苦長遠若使頭手可得燃者吾當為僧而盡燃之況餘身分及以燃火何足為難吾念往昔五百世中常受狗身飢窮羸乏唯曾再飽乃於昔時值有一人飲酒既醉嘔吐委地我於尒時食而得足又昔曾有夫妻二人以

器煑糜熟已出外我見无人至其家內入頭器中食糜得足後欲出頭了不能得於是夫妻從外還入見食其糜深生瞋恚即以利刀用剪吾首於五百世受斯狗身雖二飽滿而失身命以是思惟生死長久周遍五道受苦无量故吾今者不憚懃勞躬為衆僧而自燃火時二比丘聞是語已深觀生死无量過患應時逮得須陁洹道如是尊者達磨蜜多知見高遠名稱流布王諸群臣素聞其名咸共白言大王當知罽賓山中有一比丘名達磨蜜多才慧超倫福德深厚王宜往彼問訊供養時罽昭吒即便嚴駕前後圍遶往罽賓山離彼住處五百餘里王自念言若彼比丘福德淵廣乃能受吾恭敬礼拜設薄福人終不堪也達磨蜜多性好純素著弊壞衣顏容憔悴尊者弟子咸作是言罽賦吒王威名高遠屈駕來此礼覲大師宜自莊嚴著新淨服无令為彼之所輕賤達磨蜜多告弟子曰如来昔日无有教勑若見豪貴便自莊嚴且出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第十三張

家人麁弊是常既得其宜何所改易尒時彼王即便前進稽首恭敬問訊起居達摩蜜多知其心念即便咳唾使王承之尒時賦吒長跪合掌受唾而棄問言我今堪王供不王即摧伏倍生敬信尊者告王王昔曾於勝道而来今可還從本路而去既聞是語受教歸國尒時群臣咸生嫌怨云何大王本訪勝人既得見之都不諮啓王告臣曰汝豈能知若斯事耶我於往昔積修福行今得為王才慧超世尊者令我還修本業已受訓誨更何問乎王於後時至賦吒塔前路見有五百乞人同聲求哀稱施如我王聞是已大施乞人金銀琉璃象馬田宅迴還造作種種施會極恤貧乏存慰孤老正法治世仁育天下時有一臣名曰天法便作是念云何大王見斯乞人建立如是功德勝業即問王言今王何緣見此乞人廣為斯福尒時大王告天法曰乞人於我有深利益以其身形及與語言欲見曉悟我昔為王不修福因是故今者飢寒窮困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第十四張

身體憔悴受諸苦惱王若不能乞匄貧乏未来之生必當如我飢寒羸劣彼乞人者其事若此吾悟斯事是以為福天法白言王今不但位勝天下智慧亦能摠御万國時安息王性甚頑暴將統四兵伐罽昭吒罽昭吒王亦即嚴誡兩陣交戰刀劒継起罽昭吒王尋便獲勝煞安息人凡有九億問群臣曰今我此罪可得滅不諸臣荅言大王煞戮凡九億人罪既深重云何可滅時罽昭吒尋置大鑊於七日中煑湯令沸洄湧騰波熾熱焰盛以一金環置斯湯內顧問群臣誰巧方便能得此環時有一臣来應王命便投冷水隨而取之手无傷爛尋獲金環王告臣曰我所為罪如彼沸湯悔必可滅猶冷水處吾所煞人雖有九億其罪重者唯二人半我當煞時有兩賢信臨被刑戮稱南无佛而我煞之斯罪深重其一人者口言南無未知是佛為富蘭那我復煞之故名半人尒時有一羅漢比丘見罽昭吒造斯惡業欲令彼王恐怖悔過即以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第十五張

神力示其地獄所謂斫剉劍輪解形悲叫哀號苦痛難忍王見是已極大惶怖心自念曰我甚愚癡造此罪業未來必受若斯之苦若吾先知如是惡報正使我身支節分解終不起心加害怨賊況於善人生一念惡尒時馬鳴即語王言王能至心聽我說法隨順吾教頂戴受持令王此罪不入地獄罽賒吒言善哉受教於是馬鳴廣為彼王說清淨法令其重罪漸得微薄復有一醫名曰遮勒善解方藥聰敏多聞利智辯才慈和仁愛罽賒吒王素聞其名每常推覓會遇遮勒自詣王宮王聞醫至即作是言我今善能調和身體右脇而卧節量飲食若斯之者何用醫為遮勒語言王能如此宜應出家夫為王者縱情極欲任放身口令王尚能鍛攝防護何貪斯位久居世間王聞是已自知理屈即召令入共相慰問醫即語言大王若能信受吾教隨順不逆當令王身色力充足飲食消化終無病患王曰善哉敬承來教其後不久所愛夫人

自覺有娠滿足十月生一男兒先已命終從胎倒出其母苦痛性命危惙從後展轉生辣如是尒時遮勒入手胎中解其兒衣然後乃出於是母人安隱全濟醫言大王自今勿復幸此婦人若近之者必當如本罽賒吒王婬欲火盛不自裁量更幸斯婦後續生子如前苦毒時遮勒醫始覺五欲過患根本便作是念罽賒吒王我躬教誨不受吾言致斯衆苦當知愛欲甚不可樂敗德喪身莫不由之壞好名聞汙辱梵行凡夫迷惑不能捨離智者了之觀如怨賊我今宜應捨斯惡法隱居林藪坐閑念定於是辭王出家學道高才邈世淵明博達演宣記論遊化世間復有一臣名摩啅羅智慧超倫才藝希世白罽賒吒大王若能隨順臣教必當令王威伏四海一切宗仰八表歸德宜密臣言无令彰露王曰甚善當如卿言尒時大臣廣集勇將嚴四種兵所向皆伏如雹摧草三海人民咸來臣屬罽賒吒王所乘之馬於路遊行足自摧屈王語

之言我征三海悉已歸化唯有北海未來降伏若得之者不復相乘吾事未辦如何便尒尒時群臣聞王此語咸共議曰罽賒吒王貪虐无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猒足欲王四海戍備邊遠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瘧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絶由聽馬鳴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无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犍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犍椎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為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犍椎至於今日猶故如本如是馬鳴以大行願演甘露味為罽賒吒王興大饒益其所度脫无量億人所應作已便捨命行集其舍利起塔供養馬鳴菩薩臨欲捨命告一比丘名曰

比羅長老當知佛法純淨能除煩惱垢汝宜於後流布供養比羅荅言善哉受教從是以後廣宣正法微妙功德而自莊嚴巧說言辭智慧淵遠外道邪論无不摧伏於南天竺興大饒益造无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處莫不摧靡辭如金剛所擬斯壞臨當滅時便以法藏付一大士名曰龍樹然後捨命龍樹於後廣為衆生流布勝眼以妙功德用自莊嚴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降伏異道如是功德不可稱說今當隨順顯其因緣託生初在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号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抱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其典淵博有四万偈偈各滿足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畫讖及餘道術无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議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開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

世間唯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然梵志道勢非自在不為奇策斯樂難辦宜可共求隱身之藥事若得果此願必就咸曰善哉斯言為快即至術家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大憍慢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法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諮可久即便各授青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瞼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數多少錙銖无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荅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為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臀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衆尋往

白王庚免罪咎王聞是已心甚不悅此何不祥為怪乃尒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一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是鬼魅入必无跡人可兵除思當呪滅王用其計備法為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殞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為苦本敗德危身汙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為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无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无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沙門義士咸皆摧伏請為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從瞿曇門入尒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蚋

比於如來非言能辯无異螢火齊輝日月以須彌山等尊麤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從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為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時龍樹辞窮情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无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作是念已便欲為之立師教誡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少不同欲除衆情示不受學選擇良日便欲成建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奥經典无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知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為遍未耶龍樹荅言汝經无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語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万倍諸處此比不可稱數尒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

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龍樹菩薩為化彼故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年王始悋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荅曰我是一切智人王聞是已甚大驚愕而問之言一切智人甚為希有汝自言是何以取驗龍樹荅曰王欲知者宜當見問既說之後乃可證知王聞是語便作是念我為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未足為奇脫不如彼所損甚多默然无言亦復非理如是思惟良久不決事既窮迫俛仰問之諸天今者為何所作荅言大王天今正與阿修羅戰王既聞已辭如人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出設非其言无以為證欲納彼說事又難明龍樹復言此非虛論王且待之須臾當驗語訖空中刀劍飛下長戟短兵相継而落王復語言干戈矛矟雖為戰器何必是天阿修羅也龍樹荅曰雖若虛言當驗以實作是語已修羅耳鼻從空而下王始驚悟稽首為礼恭敬尊重受其道化

尒時殿上万婆羅門見其神德歎未曾有剃除鬚髮而就出家時諸外道聞是事已悉来雲集含怒懷嫉求竟言辯於是龍樹以大智慧方便言辞與諸外道廣共論議其愚短者一言便屈小有聰慧極至二日辞理俱盡皆悉摧伏剃除鬚髮就其出家如是所度无量邪道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无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優波提舍十有万偈庄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五千偈令摩訶衍光宣於世造无畏論滿十万偈中論出於无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邃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時天竺國有婆羅門邪見熾盛善知呪術欲以已能竟名龍樹白彼王言唯願大王垂哀聽我與此沙門諍捅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之我若勝彼當見屬我王言大德汝甚愚癡此菩薩者明同日月智齊衆聖汝今庸劣豈可為比欲以藕絲懸須彌山牛跡之水等量大海我今觀仁亦復如是幸自思惟无

虧高德婆羅門言王為智人一切瞻仰猶如日月莫不觀察吾言虛實宜以理驗大王云何逆見陵蔑尒時彼王見其至意嚴駕往請龍樹菩薩清旦俱集正德殿上時婆羅門即以呪力化作大池廣長清淨池中出生千葉蓮華自坐其上語龍樹曰汝處於地類同畜生我居花上智慧清淨寧敢與吾抗言議論尒時龍樹復以呪力化為白象象有六牙金銀校絡徐行詣池趣其花座以鼻絞拔高舉擲地時婆羅門傷背委困即便摧伏歸命龍樹我甚頑罵犯逆大師唯願愍哀聽吾悔過龍樹慈矜度令出家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言汝今樂我久住世不荅曰仁者實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子咸怪破户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佛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刻雕造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第上五張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六三頁上二行譯者，資、磧、普、南作「後魏世沙門吉叉夜共曇曜譯」；徑、清作「後魏沙門吉叉夜共曇曜譯」。

一　五六三頁上六行第七字「得」，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受」。

一　五六三頁上一一行末二字至次行首字「憂波毱」，諸本作「憂波毱多」。二〇行同。

一　五六三頁中一行「瓆瑋」，磧、普、南、徑、清作「瓆偉」。

一　五六三頁中二行「諸論經記」，諸本作「諸經論記」。

一　五六三頁中五行第一〇字「白」，磧、普、南、徑、清作「白僧」。

一　五六三頁中一六行「滅後」，諸本作「滅度」。

一　五六三頁下四行「隨滅」，諸本作「隨滅」。

一　五六三頁下一三行第七字「昔」，磧、普、南、徑、清作「爾時」。

一　五六三頁下二〇行「復以」，磧、普、南、徑、清作「爾時彌遮迦復以」。

一　五六三頁下二二行「然後」，磧、普、南、徑、清作「爾時佛陀難提」。

一　五六四頁上一四行「命召」，諸本作「召命」。

一　五六四頁下五行末二字至次行首二字「蜜多羅言」，諸本作「蜜多答言」。

一　五六四頁下一五行「收取」，諸本作「收聚」。

一　五六四頁下一六行「在昔」，磧、普、南、徑、清作「爾時」。

一　五六四頁下二一行「鬚髮」，諸本作「鬢髮」。

一　五六五頁上六行第一一字「彼」，磧、普、南、徑、清作「時彼」。

一　五六五頁中一五行「室內」，諸本作「屋內」。

一　五六五頁下一行「明燈」，諸本作「明炬」。

一　五六六頁上一行「人民」，諸本作「民人」。

一　五六六頁上三行第一三字「城」，諸本作「城中」。

一　五六六頁上四行「國主」，諸本作「國王」。

一　五六六頁上六行「討罰」，諸本作「討伐」。

一　五六六頁上一四行第八字「王」，諸本無。

一　五六六頁上二一行末字至次行第三字「右繞讚歎」，諸本無。

一　五六六頁中二行第三字「誠」，資、磧、普、徑作「成」。

一　五六六頁中一八行「不復敢語」，諸本作「不敢復語」。

一　五六六頁下二二行末字「尒」，諸本作「是」。

一　五六七頁上二行「入頭」，諸本作「頭入」。

一　五六七頁上四行「瞋恚」，諸本作「瞋忿」。

一　五六七頁上末行「便自」，諸本作「則便」。

一　五六七頁中六行「告王」，諸本作「告曰」。

一　五六七頁中一二行「本業」，磧、南、徑、清作「大業」。

一　五六七頁中一六行「極恤」，諸本作「賑恤」。

一　五六八頁上一四行首字「自」，資作「白」。

一　五六八頁上一五行「節量」，普、徑作「節重」。

一　五六八頁中一五行末字「宣」，諸本作「諸」。

一　五六八頁中一九行第一〇字「密」，諸本作「察」。

一　五六八頁下一九行「大行」，磧、普、南、徑、清作「本行」。

一　五六九頁上一行末字「惱」，諸本無。

一　五六九頁上七行「臨當」，諸本作「比羅臨當」。

一　五六九頁中三行第四字「策」，資作「榮」。

一　五六九頁中二一行「自醫」，資作「自醫」。

一　五六九頁下四行「一是方術」，諸本作「二是方術」。

一　五六九頁下一四行「入山」，資作「入深山」。

一　五七〇頁上一三行第四字「建」，資作「達」；磧、普、南、徑、清作「之」。

一　五七〇頁中一行「二忍」，諸本作「法忍」。

一　五七〇頁中一一行第七字「脫」，諸本作「既」。

一　五七〇頁中一六行第四字「出」，諸本作「咽」。

一　五七〇頁下七行「摧伏」，諸本作「降伏」。

一　五七〇頁下八行「邪道」，磧、普、

南、徑、清作「邪見」。

一　五七〇頁下九行「一日」，諸本作「一月」。

一　五七〇頁下一五行首字「窣」，諸本作「遠」。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飛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龍樹菩薩臨去此世告大弟子迦那提婆善男子聽佛以大悲愍傷衆生演甘露味利益來世次第相付乃至於我我欲去世囑累於汝汝當流布至心受持提婆敬諾當承尊教於是宣說真法寶藏以智慧力摧伏異學博識淵覽才辯超絶擅名天下獨步諸國其初託生南天竺土婆羅門種尊貴豪勝由與神眼遂无一目因是号曰迦那提婆智慧深遠機明内發顧自覩察无愧於心唯以其言人未信受道化不行夙夜憂念於彼國中有一天神鍛金為形立高六丈咸皆号曰大自在天有求願者令現獲報提婆詣廟求入拜見主廟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不敢正視又令退後失魂百日汝今但當詣門乞願更復何求而欲見耶提婆荅言神審若斯吾乃願見設不如是非我所欲時人聞之咸奇其意追入廟者數千万人提婆既至稽首為礼天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語曰天實神矣然今相觀甚大卑劣夫為神者當以精靈偃伏群類而假黄金頗梨為飾熒惑民物何期小也即登高梯鑿出其目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威德高遠去何為此小婆羅門之所毀辱將無彼神名過其實尒時提婆曉衆人曰神明遠大近事試我我深達彼心所念故登金山聚出頗梨珠咸令一切皆悉了知精靈純粹不假形質吾既非慢神豈辱也作是語已從廟而出即於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祀天神迦那提婆名德素著智與神會其所發言无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斯備大自在天作一肉形高數四丈左眼枯涸徐步安詳而来就坐遍觀簠簋數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而告之曰善哉大士深得吾心以智見供汝今真是敬信我者世人愚癡唯得吾形以食奉獻畏而誣我今汝供饌美味具足我之左眼宜當垂給若能見與真上施也提婆荅言善哉受教即以左手出眼與之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出眼數万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欲求何願必滿汝意是時提婆白天神曰我索明識不假於外唯恨吾教人莫信受正願我言後必流布神曰甚善即便起退於是提婆詣龍樹所剃除鬚髮受出家法周遊揚化廣濟群生南天竺王揔御諸國懷貢高心信用邪道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近咸受其化提婆念曰樹不伐本枝條難傾人主不化道豈流布其國政法王家出錢雇人宿衛尒時提婆應募為將荷戟前馳整勒部曲威德恩仁物樂其政王嘉其意問曰何人侍者荅言此人應募既不食廩又不取賈在事恭謹性好閑習未達其心何求何欲王即召之具問其意荅言大王我是智人善於言論欲於王前而求試驗即便許之為建論座尒時提婆即立三義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若於諸法佛法无比救世福田衆僧第一八方論士能壞斯語我當斬首以謝其屈

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為愚癡若斯之頭非吾所惜八方論士咸來雲集亦各言曰我若有屈斬首相謝愚癡之頭非吾甘樂提婆語言我所修法仁活万物要不如者當剃汝髮以為弟子不斬頭也立此要已便共論義諸外道中情智淺者適至一言尋便屈滯智慧勝者遠至二日辞理俱匱悉剃其髮度令出家尒時有一外道弟子兜須无智恥其師屈形雖隨衆心結怨忿含毒熾盛嚙刀自誓彼口勝我我刀伏汝作是語已持挾利刀常於日夜伺求其便尒時提婆出在閑林造百論經以破邪見弟子分散樹下思惟提婆菩薩起定經行外道弟子往至其所執刀窮之汝昔曾以智伏吾師我於今者刀破汝腹即便決之五藏出外命猶未絶愍其狂愚而告之曰我有衣鉢在吾坐所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我諸弟子未得道者若脫遇汝必當相執或送於王困汝不少夫身名者衆患根本汝今迷惑愛惜情重是故宜當好自防護時諸

弟子有先来者覩見其師發聲悲哭合諸門徒竟各雲集驚怖嘩咷宛轉于地其中或有狂突奔走共相分衛追截要路尒時提婆語衆人曰諸法本空無我我所无有能害亦无受者誰親誰怨孰為惱害汝等今者愚癡所覆横生妄見種不善根彼人所害害吾徃報非然我也於是放身鞞鋭而去迦那提婆未捨身時告於尊者羅睺羅曰佛婆伽婆為度衆生演暢妙法利益来世次第委囑乃至於我我若滅後當付於汝汝宜護持深經寶藏令諸衆生普皆蒙益羅睺羅言善哉受教於後敷演深經妙法以智慧力摧滅邪道三聞說法盡能受持龍樹提婆及斯大士名德並著美聲俱聞當是時也有婆羅門聰慧奇悟善於言論造鬼名書甚難解了章句廣博十有万偈為三大士而讃誦之龍樹一聞尋便開悟善能憶持如舊誦習提婆未解重為宣說既經再聞復即明了提婆菩薩為羅睺羅更廣分別演其章句羅睺羅聞豁然意解

時婆羅門便大驚怪此諸沙門才慧乃尒讀吾此書不久通利善能分別以若舊習即便信伏改其邪心彼羅睺羅聰慧如是有善方便教化衆生然後以法付囑尊者僧伽難提令其流布饒益衆生僧伽難提有大功德智慧深遠修菩薩行以堅誓願而自莊嚴超過聲聞緣覺境界曾於一時有阿羅漢棄捨重擔具諸功德僧伽難提欲試彼故即宣一偈而問之言轉輪種中生非佛非羅漢不受後世有亦非辟支佛

大德應當好諦觀察如上所言是何等物尒時羅漢即入三昧深諦思惟不能解了便以神力分身飛往兜率陁天至弥勒所具宣上事請決所疑尒時弥勒告彼羅漢世以渥團置於輪上埏埴成瓦如是瓦者豈同諸聖至後世乎時彼羅漢即便開解還閻浮提宣說斯事僧伽難提語言大德此必當是弥勒菩薩為汝宣說然後解耳如是智慧神力變化濟諸群生不可限量所應作已將欲捨身至一

樹下指摩樹枝尋便捨壽猶依此樹諸羅漢等欲移其尸置平坦處積薪耶旬如須彌山不可傾動盡其神力亦無異相即便復以諸大白象併力挽之不能移動如芥子處尋積香木就下闍毗其火熾盛焚燒身盡樹更翁欝都无凋毀時衆咸見嘆未曾有取取舍利起塔供養僧伽難提捨身已後有羅漢名僧伽耶舍次受付囑流布法眼廣化衆生極諸苦惱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迹遊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時已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

飢為第一病　行為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就坐僧伽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鏁其身首各著一床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尒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尒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

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遍流在地汙其宮殿尒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荅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恚惜我穀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禪思日時已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尒時鍮鑼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汙身而作是言何為惜食今受此苦僧伽耶舍前問其意荅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斯苦如是尊者僧伽耶舍周遊大海遍行觀察見于地獄凡有五百即生獸惡深患三有呵責五欲甚生怖畏便作是念世間造業終不敗亡如影隨形誰能捨離我今應當方便求免觀察情至得羅漢道六通无导三明清徹於一尒時斷事便用其語於是名聞馳布山林有五百仙勤修苦行欲望梵福

僧伽耶舍往至其所為宣三偈讚佛法僧五百仙人俱得道迹如是尊者廣為佛事教化已訖便入涅槃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僧伽耶舍未滅度時以法付囑鳩摩羅駄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欲涅槃持用相付汝宜至心勤加守護鳩摩羅駄荅言受教於是次宣深法寶藏彼之功德甚深渕遠發大弘誓行菩薩道智慧辯才猶如大海少有名稱國人宗仰鳩摩羅駄秦言童子少有美名以何緣故号美名耶有一長者緣事餘行以二瓮金寄其親友一瓮金大二者金小語親友言吾欲他行持此相寄我子意若有欲得者必當與之後長者子往從索金親友尒時還其小者彼即瞋恚不肯取金遂共相將詣斷事所具陳上意以求理決衆斷事官莫能分了鳩摩羅駄時為童子於路遊戲聞其訟音即作是言見得金矣何勞苦諍其父本言隨子所欲今樂大者理自屬之尒時斷事便用其語於是名聞馳布

四遠因即号為美名童子出家學道
才慧超世至一國土人多頑嚚雖聞
法教都不信受鳩摩羅馱即語之言
汝今可集鐵馬万騎遣人乘之在吾
前過便如其言即為嚴辦鳩摩羅馱
暫一見已盡皆分別人名馬色衣服
相貌具足宣說無一錯謬彼國人民
方皆信伏造諸經論遊化世間所為
已訖即便捨壽鳩摩羅馱臨捨命時
告一比丘名闍夜多長老當知如人
渡海必由船栰衆生如是欲離三界
修行善法然後得出故我今者欲付
汝法宜好習學利益人天闍夜多言
善哉受教遂演深法廣化世間彼
闍夜多有大功德精進勇猛勤修苦
行善持禁戒无有漏失世尊所記最
後律師曾於衆中有一比丘其嫂至
寺持食餉之婬火熾盛便共交通犯
重禁已尋自悔責極生慙恥我大愚
癡造斯惡業吾今定非沙門釋子衣
鉢盡置三奇杖上處處遊行高聲唱
言我是罪人不應復著佛法染衣為
畏既重必入地獄當於何處而得救

護時闍夜多語比丘言汝今若能隨
順我語當令汝罪尋得消滅比丘歡
喜白言受教時闍夜多即以神力化
作火坑其焰猛盛令此比丘自投其
中尒時比丘為滅罪故舉身投入大
火坑内於時猛焰轉成清流纔齊其
膝都不傷害時闍夜多告比丘曰汝
以善心至誠悔過所有諸罪今悉摧
滅即為說法得羅漢道由是緣故世
皆号為清淨持律復於一時將諸弟
子圍遶往詣德叉尸羅城至其城已
時闍夜多慘然頻蹙弟子疑怪問其
師意荅言且止後當宣說小復前行
路見一烏尒時尊者欣然微笑諸弟
子衆重白師言唯願哀愍說其因緣
時闍夜多告衆人曰我初至城於其
門下見餓鬼子飢急羸困前白我言
母生吾已入城求食自與別来滿五
百年飢虚窮乏命不去遠尊若入城
見我母者為吾具宣辛苦之事我始
入城便見彼母即為具說其子飢乏
尒時鬼母前白我言吾入城来經五
百年未曾能得一人唾何以故我

既新産氣力羸惙設得少唾為諸鬼
神之所欺奪始於今日值一人唾邊
無餘鬼會遇得之欲出城外共子分
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畏其侵奪復
不敢出唯願尊者垂哀矜愍將我出
城與子相見我於尒時將此鬼母出
於城外令共子食即問彼言汝生已
来為幾時耶鬼荅我曰吾見此城七
返成壞國土豊樂人民熾盛又見毀
敗殄滅无遺我聞彼言深歎生死受
苦長遠無有邊際以是緣故慘然頻
蹙彼烏因緣善聽當說乃往過去九
十一劫毗婆尸佛在世教化我於尒
時為長者子志猒五欲常念出家我
若尒時作沙門者必斷衆結得羅漢
道吾之父母不見從志强為娉妻欲
遮斷我我不違命便即娶妻娶妻已
訖復欲出家父母語言為汝娉妻正
求繼嗣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
教與共交會生一男兒年始六歲尒
時父母即教此兒汝父若出欲作沙
門當抱其足而語之曰父若捨我誰
見養活先當見煞然後可去尒時此

兒如父母教啼泣抱我甚生悲戀我於尒時以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當為汝不復出家由彼兒故不得道證九十一劫流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察彼烏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嬰愚久處生死以斯因緣是故微笑如是尊者善說法要以辯才力遊化世間所為已訖入般涅槃尊者闍夜多臨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婆修槃陁汝今善聽昔天人師於無量劫勤修苦行為上妙法今已滿足利安衆生我受囑累至心護持今欲委汝當深憶念婆修槃陁白言受教從是以後宣通經藏以多聞力智慧辯才如是功德而自莊嚴善解一切修多羅義分別宣說廣化衆生所應作已便捨命行次付比丘名摩奴羅令其流布无上勝法彼摩奴羅智慧超勝少欲知足勤修苦行言辭要妙悅可衆心善能通達三藏之義於南天竺興大饒益時有尊者号曰夜奢辯慧聰敏甚深淵博與摩奴羅功德同等亦能解了三藏之義流布名聞

咸為宗仰曾於一時彼摩奴羅至北天竺尊者夜奢而語之言恒河以南二天竺國人多邪見聰辯利智長老善解音聲之論可於彼土遊行教化我當於此利安衆生時摩奴羅即如其語至二天竺廣宣毗羅无我之論摧伏一切異道邪見所為既辦捨身命終於是已後次有尊者名鷄勒那夜奢出興於世受付囑法廣宣流布福德深遠才明淵博化世迷惑令就正路所作已訖然後捨身復有比丘名曰師子於罽賓國大作佛事時彼國王名弥羅掘邪見熾盛心无敬信於罽賓國毀壞塔寺煞害衆僧即以利劒用斬師子項中无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是便絶如此之法為大明燈能照世間愚癡黑闇是故如上諸賢聖人皆共頂戴受持守護更相付囑常轉法輪為諸衆生起大饒益斷塞惡道開人天路遠至家後斯法衰殄賢聖隱沒无能建立世間闇冥永失大明造作惡業行十不善命終多墮三惡八難是故智者宜當觀察

無上勝法有大功德微妙淵遠不可思議譬如賈人欲過大海必乘船舫然後得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為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即是衆生真善知識為大利益濟諸苦惱何以故一切衆生性无定相隨所染習起善惡業若有習近外道邪見受其教誡永即流轉无有邊際是則不名善知識也若有人能起信敬心親近賢聖聽受妙法由聽斯法功德因緣出欲淤泥受家勝樂是故此人名善知識宜應勤心習近供養必能令人離三惡苦如昔往日華氏國王有一白象氣力勇壯能滅怨敵若有罪人令象踏煞後時象廐為火所燒移在異處近一精舍聞有比丘誦法句曰為善生天為惡入淵心便柔和起慈悲意後付罪人都不煞害但以鼻齅舐之而去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召諸智臣共謀此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此象繫處近在精舍必聞妙法是故尒耳今可移繫令近屠

肆彼覩煞害惡心當盛王用其計繫象屠所象見煞裁剥皮斬截惡心猛熾殘害增甚以是當知衆生之類其性不定所以者何畜生猶尚聞法生慈見有屠煞便為殘害況復於人而不染習起善惡業是故智者宜應覺知邪見惡法多所損害棄而離之勤作方便習近聖法受持流布起大師想由是微妙功德因緣永當超越三惡道苦度生死海受涅槃樂又此法者為得道利全分因緣是故復名真善知識如昔阿難白佛言世尊善知識者於得道利作半因緣佛言不也善知識者即是得道全分因緣阿難當知此閻浮提除大迦葉舍利弗等其餘衆生若不遇我恒當流轉無解脫期是故我言善知識者能大利益以此緣故當知佛法最尊最妙為无有上無量功德之所成就是故世尊初成正覺於樹王下端坐思惟一切世間若使无有父母師長單獨孤露永无恃怙我今應當依誰而立復作是念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悉以勝法

用為師範我亦應當如三世佛深妙勝法用以為師由是緣故佛常恭敬如斯妙法至心礼拜懃加守護當知此法甚為希有是故智者宜應受持又於往昔有婆羅門持人髑髏其數甚多詣華氏城遍行衒賣經歷多時都无買者便極瞋恚高聲唱言此城中人若不就我買髑髏者吾當相為作惡名聞言汝諸人愚癡闇鈍尒時城中諸優婆塞聞是語已畏其毀謗便持錢物至彼買之即以銅筯貫穿其耳若徹之者便與多價其半徹者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時婆羅門問優婆塞我此髑髏皆悉无異何故與價而有差別優婆塞言如前髑髏有通徹者斯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貴其若此相與多價其半徹者雖聽妙法未善分別以是因緣與汝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吾以是故不相與直時優婆塞持此髑髏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皆得生于天中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能建立人何以故此優婆

塞以聽法人髑髏起塔尚生天上況能至心聽受斯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甚難窮盡未来必當成无上道是故諸有欲得无上安隱快樂為化衆生作大饒益皆應受持如是勝法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七四頁上二行譯者，資、磧、普、南作「後魏世沙門吉叉迦夜共曇曜譯」；徑、清作「後魏沙門吉叉迦夜共曇曜譯」。

一　五七四頁上九行「浄覽」，諸本（不含石，下同）作「淵玄」。

一　五七四頁上一一行第六字「與」，諸本作「毀」。又末字「是」，諸本作「即」。

一　五七四頁上一二行「深遠」，諸本作「深窟」。

一　五七四頁上一三行第二字「自」，諸本作「目」。

一　五七四頁上一七行「拜見」，諸本作「拜覲」。

一　五七四頁中四行「熒惑」，諸本作「勞費」。

一　五七四頁中五行第三字「期」，諸本作「斯」。

一　五七四頁中一六行「天作」，資、磧、南作「天貴」。

一　五七四頁中二二行第七字「我」，諸本作「汝」。

一　五七四頁下四行末字「索」，諸本作「素」。

一　五七四頁下一四行「前馳」，諸本作「前驅」。

一　五七五頁中七行「善根」，諸本作「善業」。

一　五七五頁中一九行「讚誦」，諸本作「讀誦」。

一　五七五頁中二一行「宣說」，諸本作「宣釋」。

一　五七六頁上五行首字「俛」，諸本作「挽」。

一　五七六頁上一三行第八字「見」，資、磧、南、徑、清作「齋」。

一　五七六頁上一五行末字「者」，諸本作「實」。

一　五七六頁中一二行「頭面」，諸本作「頭首」。

一　五七六頁下一一行「鳩摩羅駄」，普作「鳩摩羅駃」。

一　五七六頁下一六行第四字「當」，諸本作「可」。

一　五七七頁上一四行「廣化」，諸本作「度化」。

一　五七七頁上二一行「奇杖」，磧、南、徑、清作「歧杖」。

一　五七七頁上二二行第八字「復」，諸本作「須」。

一　五七七頁中二二行第九字「得」，諸本作「自」。

一　五七七頁中六行第一二字「繞」，資作「水」。

一　五七七頁中一一行「往詣」，磧、南作「往諸」。

一　五七七頁下五行第一二字「將」，諸本作「持」。

一　五七七頁下七行第四字「令」，徑作「今」。

一　五七七頁下一八行首字「訖」，諸

本作「後」。

一　五七八頁中一五行第七字「項」，諸本作「頭頭」。

一　五七八頁下一三行「此人」，諸本作「此法」。

一　五七八頁下一六行「踏煞」，諸本作「蹈殺」。

一　五七九頁上二行「剥皮」，諸本作「剡剥」。

一　五七九頁中三行「至心」，諸本作「心敬」。

一　五七九頁中一一行「銅筋」，諸本作「銅鉦」。

一　五七九頁中一五行「與價」，諸本作「價直」。

一　五七九頁中二〇行第一〇字「直」，諸本作「價」。

一　五七九頁中末行「能建立人」，諸本作「能所建立」。